

前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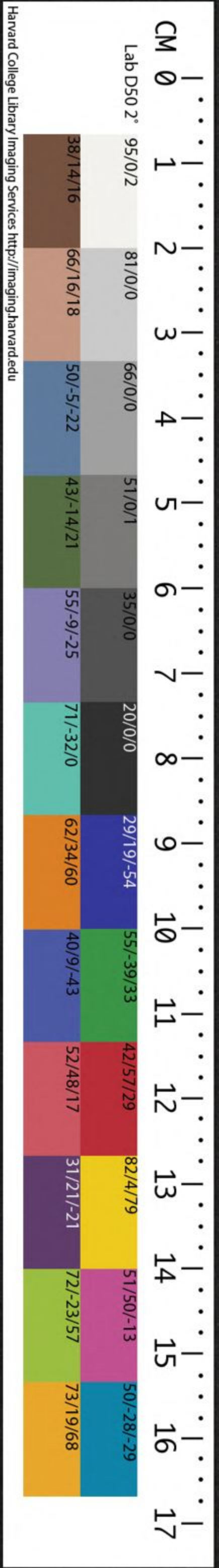
卷五十五之五十八



4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前漢書卷五十五

衛青霍去病列傳

第二十五

漢

蘭

臺

命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

直

郎司業

臣

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也以縣吏給事侯

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

師古曰壽姓曹為平陽侯當是

曹參之後然參傳及力臣侯表並無之未詳其意也

季與王家僮衛媪通

師古曰僮者婢

女之總稱也媪者後年老之號非當時所呼也衛者舉其夫家姓也

生青青有同母兄衛

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

姓為衛氏

師古曰冒謂假稱若人首之有覆冒也

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

兒次女則子夫子夫男第步廣皆冒衛氏

師古曰言步廣及青二人

皆不姓衛而冒稱

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使牧羊民母之

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

服虔曰民母嫡母也師古曰言鄭季正妻本在編戶

之間以別於公主家也今流俗書本云牧羊人間先母之子不以為兄弟數妄增也

青嘗從人至

甘泉居室

張晏曰居室甘泉中徒所居也

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

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封侯

事乎青壯為侯家騎從平陽主建元二年春青姊子夫

得人宮幸上皇后大長公主女也

文類曰陳皇后武帝姑女也

無子

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迺使人捕青青時

給事建章

師古曰建章宮中

未知名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

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往篡之

師古曰逆取曰篡

故得不死

上聞迺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及母昆弟貴賞賜數日間

累千金君孺為太僕公孫賀妻少兒故與陳掌通

師古曰掌

即陳平會孫也

上召貴掌公孫敖由此益顯子夫為夫人青為

太中大夫元光六年拜為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公

孫賀為輕車將軍出雲中太中大夫公孫敖為騎將軍

出代郡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出鴈門軍各萬騎青至

籠城

師古曰籠讀與龍同

斬首虜數百騎將軍敖亡七千騎衛尉

廣為虜所得得脫歸皆當斬贖為庶人賀亦無功唯青

賜爵關內侯是後匈奴仍侵犯邊語在匈奴傳元朔元

年春衛夫人有男立為皇后其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鴈

門李息出代郡青斬首虜數千明年青復出雲中西至

高闕師古曰高闕山名也一曰塞名也在朔方之北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

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師古曰當

北地郡之北黃河之南也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為長平侯青校尉蘇

建為平陵侯張次公為岸頭侯晉灼曰河東皮氏亭也使建築朔

方城師古曰蘇建築之也上曰匈奴逆天理亂人倫暴長虐老師

曰謂其俗貴少壯而賤長老也以盜竊為務行詐諸蠻夷造謀藉兵數

為邊害張晏曰從蠻夷借兵鈔邊故興師遣將以征厥罪詩不云乎

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美宣王也

也獫音險狄名即匈奴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彭彭眾車聲也

朔方北方也此詩人美出車而征因築城以攘獫狁也今車騎將軍青度四河至

高闕獲首二千三百級車輜畜產畢收為鹵已封為列

侯遂西定河南地案榆谿舊塞如淳曰案尋也榆谿舊塞名也師古曰上郡之

北有諸次山諸次水出焉東經榆林塞為榆谿言軍尋北塞而行也絕梓領梁北河討蒲

泥破符離如淳曰絕度也為北河作橋梁也晉灼曰斬蒲泥符離二王號也師古曰符離塞名也

輕銳之卒捕伏聽者張晏曰伏於隱處聽軍虛實三千一十七級師古曰

日本以斬敵一首拜爵一級故謂一首執訊獲醜師古曰執訊者謂生執其人而訊問之也獲醜者得其眾也一日醜惡也訊音信

者得其一級因復名生獲一人為一級也執訊獲醜師古曰執訊者謂生執其人而訊問之也獲醜者得其眾也一日醜惡也訊音信

萬曆十五年刊

萬全甲兵而還益封青三千八百戶其後匈奴比歲入代郡鴈門定襄上郡朔方所殺略甚衆語在匈奴傳元朔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師古曰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裨音頻移反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

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卽軍中拜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上曰大將軍青躬率我士師大捷獲匈奴王十有餘人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有聞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纊襦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上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詔御史曰護軍都尉公孫敖三從大將軍擊匈奴常護軍傅介獲王師古

曰傳讀曰附言敖總護諸軍每附部校以致克捷而獲
王也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校或曰幡旗
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封敖為合騎侯晉灼曰猶冠軍
別為幡耳不名校也從票之名也

都尉韓說從大軍出賓渾服虔曰塞名也師古曰說
讀曰悅賓音田渾音魂至

匈奴右賢王庭為戲下師古曰戲讀曰麾又音許宜反
言在大將軍麾旗之下不別統

也搏戰獲王封說為龍頡侯師古曰頡
字或作額騎將軍賀從上

將軍獲王封賀為南窳侯臣贊曰茂陵中書云南窳侯
此本字也師古曰窳音晉教

反窳亦同字輕車將軍李蔡再從大將軍獲王封蔡為樂安

侯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封

朔為陟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將軍李沮

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內侯沮

息如意食邑各二百戶其秋匈奴入代殺都尉明年春

大將軍青出定襄合騎侯敖為中將軍太僕賀為左將

軍翕侯趙信為前將軍衛尉蘇建為右將軍郎中令李

廣為後將軍左內史李沮為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

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蘇建

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

盡信故胡人降為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

八百犇降單于師古曰犇
古奔字也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

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張晏曰
正軍正

也閔名也如淳曰律師古曰謂處斷建當云何其罪法何至也霸曰自

都軍官長史一人師古曰謂處斷霸曰自

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
闕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
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
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肺附待罪
行間師古曰肺附謂親戚也解在田蚡傳也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
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
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
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是歲
也霍去病始侯

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小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

通生去病及衛皇后尊少兒更為詹事陳掌妻去病以

皇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軍大將軍

受詔予壯士為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飄搖師古曰票音頻妙反姚音羊召反票姚勁

疾之貌也荀悅漢紀作票鷄字去病後為票騎將軍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讀者音飄遙則不當其義也與

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

師古曰言計其可將人數則捕首虜為多過於所當也一曰漢軍失亡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其

下並於是上曰票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

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藉若侯產張晏曰藉若

也師古曰此人單于祖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師古曰

父之行也行音胡浪反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為冠軍侯上谷

其名也比類也萬曆二十五年刊

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首虜千三百級封賢為終利侯騎士孟已有功賜爵關內侯邑二百戶是歲失兩將軍亡翕侯功不多故青不益封蘇建至上弗誅續為庶人青賜千金是時王夫人方幸於上甯乘說青曰師古曰記云甯將軍所以功未甚多身食萬戶三子皆為侯者以皇后故也今王夫人幸而宗族未富貴願將軍奉所賜千金為王夫人親壽師古曰青以五百金為王夫人親壽上聞問青青以實對上迺拜甯乘為東海都尉校尉張騫從大將軍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知善水章處師古曰道軍得以無飢渴因前使絕國功封騫

為博望侯去病侯三歲元狩三年春為票騎將軍將萬

騎出隴西有功上曰票騎將軍率戎士隄烏盩師古曰

同盩古吳字也討遼濮師古曰遼古速字也涉狐奴晉

鳥盩山名也歷五王國輜重人眾攝警者弗取師古曰攝謂

名也距戰者誅服者則幾獲單于子師古曰幾音距依反轉戰六日過

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鏖臯蘭下晉灼曰世俗謂盡

類曰鏖音意曹反師古曰鏖字本從金鹿聲轉寫訛耳

鏖謂苦擊而多殺也臯蘭山名也言苦戰於臯蘭止下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張晏曰折蘭盧侯胡國名

也銳悍者誅全甲獲醜執渾邪王子師古曰全甲謂

失也渾音及相國都尉捷首虜八千九百六十級收休

下昆反

屠祭天金人如淳曰祭天以金人為王也張晏曰佛徒祠金人也師古曰今之佛像是也休音許

蚪反屠音儲師率減什七師古曰言其破敵故匈奴之師十減其七也一曰漢兵失亡之數下

皆類此也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俱

出北地異道博望侯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

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

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

引兵去騫坐行留當斬贖為庶人師古曰軍行而輒稽留故坐法而去

病出北地遂深入合騎侯失道不相得去病至祁連山

師古曰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祁音上夷反捕首虜甚多上曰票騎將

軍涉鈞耆濟居延張晏曰鈞耆居延皆水名也淺曰涉深曰濟師古曰涉謂人馬涉度也濟

遂臻小月氏師古曰臻至也氏音支攻祁連山揚武乎鱒得

鱒氏曰鱒音鹿張掖縣也師古曰鄭說非也得單于單

相會涂王張晏曰單桓會涂皆胡王也及相國都尉以

眾降下者二千五百人可謂能舍服知成而止矣師古曰服

而舍之功成則止也捷首虜三萬二百獲五王王母單于闕氏王

子五十九人相國將軍當戶都尉六十二人師大率減

什三益封去病五千四百戶賜校尉從至小月氏者爵

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鷹擊司馬破奴師古曰趙破奴再從票騎將軍

斬遼濮王捕稽且王師古曰且音子閭反右千騎將王王母各一

人王子以下四十一人捕虜三千三百三十人前行捕

虜千四百人師古曰前行謂在軍之前而行封破奴為從票侯張晏曰從票侯

將軍有功校尉高不識從票騎將軍捕呼于者王王子因以為號

以下十一人捕虜千七百六十八人封不識為宜冠侯

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輝

音暉也合騎侯敖坐行留不與票騎將軍會當斬贖為庶

人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亦不如去病去病所將常選師古

日選取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

未嘗因絕也然而諸宿將常留落不耦由此去病日以

親貴比大將軍其後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為漢所

破亡數萬人以票騎之兵也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

休屠王等謀欲降漢使人先要道邊師古曰道猶言也先為要約來言之

於邊界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

聞上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

既渡河與渾邪眾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

降者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

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眾

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

數十鉅萬封渾邪王萬戶為漯陰侯如淳曰漯陰平原縣也師古曰漯音

吐合反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文穎曰呼毒尼胡王名也靡疵為

輝渠侯文穎曰靡音靡疵音庇蔭之庇師古曰庇音禽匹履反其字從疒非庇蔭之庇疒音女華反禽

黎爲河綦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烏黎今此作禽黎轉寫誤耳大當戶調雖爲

常樂侯師古曰功臣侯表作稠雖今此傳作調雖表傳不同當有誤者於是上嘉去病

之功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征匈奴西域王渾邪王及

厥衆萌咸犇於率師古曰萌字與毗同犇古奔字也以軍糧接食并將

控弦萬有餘人師古曰言能引弓皆堪戰陳誅僥悍師古曰僥健行輕貌也字或作

趙悍勇也僥音丘捷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

二戰士不離傷師古曰離遭也十萬之衆畢懷集服仍興之勞

爰及河塞庶幾亡患師古曰重輿軍旅之勞及北河沙塞之表可得寧息無憂患也以

千七百戶益封票騎將軍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之半

以寬天下繇役迺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

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師古曰不改其本國之俗而屬於漢故號屬國其明年

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漢千餘人其明年上與諸將

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

留師古曰言輕易漢軍故留而不也今大發卒其執

必得所欲是歲元狩四年也春上令大將軍青票騎將

軍去病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師古曰轉者謂運輜重也

踵接也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爲出定襄

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迺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

定襄郎中令李廣爲前將軍大僕公孫賀爲左將軍主

爵趙食其爲右將軍師古曰食音異其音基平陽侯襄爲後將軍

師古曰曹襄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入

馬罷師古曰罷讀曰疲匈奴可坐收虜耳師古曰言收虜取漢軍人馬可不費力故

言迺悉遠北其輜重師古曰送輜重遠去令處北也皆以精兵待幕北

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師古曰直讀曰值見單于兵陳而待

師古曰為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為營張晏曰兵車也師古曰環繞也

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而大

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師古

曰翼謂左右引翼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戰而匈

奴不利薄莫單于遂乘六羸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

北馳去師古曰羸者驢種馬子堅忍單于自乘善走羸而壯騎隨之也冒犯也羸音來文反冒音莫克

反昏漢匈奴相紛拏師古曰紛拏亂相持博也拏音女居反殺傷大當師古

曰各大大相殺傷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因發輕

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

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

如淳曰趙信前降匈奴匈奴築城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軍師古曰食讀曰飢軍留

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青之與單于會也而前

將軍廣右將軍食其軍別從東道或失道師古曰或迷大將

軍引還過幕南迺相逢青欲使使歸報令長史簿責廣

師古曰簿音步戶反廣自殺食其贖為庶人青軍入塞凡斬首虜

萬九千級是時匈奴眾失單于十餘日右谷蠡王自立

為單于師古曰谷音鹿單于後得其眾右王廼去單于

之號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去病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師古曰重

音直用反而亡裨將悉以李敢等為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

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師古曰直當也所斬捕功已多於青旣

皆還上曰票騎將軍去病率師躬將所獲輦允之士度服

曰輦音熏輦九熏鬻也堯時曰熏鬻周曰儉允約輕齎

絕大幕師古曰輕齎者不以輜重自隨而所齎糧食少也一曰齎字與資同謂資裝也涉獲單

于章渠師古曰涉謂涉水也章渠單于之近也涉水而破獲之以誅北車者晉灼曰王

號也轉擊左大將雙獲旗鼓歷度難侯師古曰濟弓盧灼

曰水名也獲也頃王韓王等三人李奇曰皆匈奴王號將軍相國當戶

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張晏曰登

海邊山以望海也有大功故增山而廣地也如淳曰翰海北海名也師古曰積土增山曰封為禪祭地曰禪也

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師率減什二取食於

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師古曰卓亦遠意以五千八百戶益封

票騎將軍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屬票騎將軍會興城不

失期從至檣余山師古曰檣音籌其字從木斬首捕虜二千八百級

封博德為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從票騎將軍獲王封

山為義陽侯故歸義侯因淳王復陸支師古曰復音芳福反樓剽

王伊即軒師古曰剽音之亮反軒音居言反皆從票騎將軍有功封復

陸支為杜侯伊即軒為衆利侯從票侯破奴昌武侯安

稽從票騎有功益封各三百戶漁陽太守解校尉敢皆
獲鼓旗賜爵關內侯解食邑三百戶敢二百戶校尉自
為爵左庶長軍吏卒為官賞賜甚多而青不得益封吏
卒無封者唯西河太守常惠雲中太守遂成受賞遂成
秩諸侯相賜食邑二百戶黃金百斤惠爵關內侯兩軍
之出塞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後入塞者不滿
三萬匹廼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皆為大司馬
晉灼曰悉加大司馬者欲令票騎將軍去病與大將軍青等耳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
與大將軍等自是後青日衰而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
下多去事去病輒得官爵唯獨任安不肯去
師古曰安榮陽人後

為益州刺史即遺司馬遷書者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

教之吳孫兵法師古曰吳吳起也孫孫武也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

至學古兵法師古曰顧念也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

無以家為也由此上益重愛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

師古曰省視也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齎數十乘師古曰齎與資同解

已在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者其在塞外卒乏

糧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躡鞠也服虔曰穿地作鞠室也師古曰

鞠以皮為之實以毛楚躡而戲也躡音徒獵反鞠音鉅六反事多此類青仁喜士退

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也去病自四年

軍後三歲元狩六年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

安至茂陵師古曰送其葬所以寵衛之也屬國即上所云分處降者於邊王郡者也玄甲謂甲之黑

也為冢象祁連山師古曰在茂陵旁冢上有豎石冢前有石人馬者是也諡之并

武與廣地曰景桓侯蘇林曰景武諡也桓廣地諡也義見諡法張晏曰諡法布義行剛曰

景辟土服遠曰桓也子嬪嗣師古曰嬪音上戰反嬪字子侯上愛之幸其壯

而將之為奉車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自去病

死後青長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後五歲伉第二人陰

安侯不疑發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後二歲冠軍侯國

絕後四年元封五年青薨諡曰烈侯子伉嗣六年坐法

免自青圍單于後十四歲而卒竟不復擊匈奴者以漢

馬少又方南誅兩越東伐朝鮮擊羌西南夷以故久不

伐胡初青既尊貴而平陽侯曹壽有惡疾就國長公主

問列侯誰賢者左右皆言大將軍主笑曰此出吾家常

騎從我柰何左右曰於今尊貴無比於是長公主風白

皇后師古曰風讀曰諷皇后言之上廼詔青尚平陽主如淳曰本陽信

長公主也為平陽侯所尚故稱平陽主與主合葬起冢象廬山云師古曰在茂陵

東次去病冢之西相併者是也最大將軍青師古曰最亦凡也凡七出擊匈奴

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

再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對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

之二萬二百戶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為特將者十

五人師古曰特將謂獨別為將而出征也李廣張騫公孫賀李蔡曹襄韓

萬曆二十五年刊

說蘇建皆自有傳

師古曰七人自有傳八人今列於此下凡十五人也說讀曰悅

李息郁郅人也

師古曰北地之縣也郅音之口反

事景帝至武帝立八

歲為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為將軍出代後三歲為

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凡三為將軍其後常為

大行

公孫敖義渠人以郎事景帝至武帝立十二歲為騎將

軍出代亡卒七千人當斬贖為庶人後五歲以校尉從

大將軍封合騎侯後一歲以中將軍從大將軍再出定

襄無功後二歲以將軍出北地後票騎失期當斬贖為

庶人後二歲以校尉從大將軍無功後十四歲以因杆

將軍築受降城七歲後以因杆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

吾

師古曰水名也在朔方北

亡士多下吏當斬詐死亡居民間五六

歲後覺復繫坐妻為巫蠱族凡四為將軍

李沮雲中人

沮音祖

事景帝武帝立十七歲以左內史為

疆弩將軍後一歲復為疆弩將軍

張次公河東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封岸頭侯其後太后

崩為將軍軍北軍後一歲復從大將軍凡再為將軍後

坐法失侯

趙信以匈奴相國降為侯武帝立十八年為前將軍與

匈奴戰敗降匈奴

趙食其投栩人

師古曰馮胡之縣也發音下活反又音丁外反栩音許羽反

武帝立

十八年以主爵都尉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符

二年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明年為右將軍從大將軍

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為庶人

郭昌雲中人以校尉從大將軍元封四年以太中大夫

為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荀彘太原廣武人以御見侍中

師古曰以善御得見因為侍中也御謂御車也

用校尉數從大將軍元封三年為左將軍擊朝鮮無功

坐捕樓船將軍誅

最票騎將軍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

師古曰

出為票姚校尉也

斬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以眾降數萬開

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四益封凡萬七千七百

戶其校尉吏有功侯者六人為將軍者二人

路博德西河平州人以右北平太守從票騎將軍封邳

離侯票騎死後博德以衛尉為伏波將軍伐破南越益

封其後坐法失侯為彊弩都尉屯居延卒

趙破奴太原人嘗亡入匈奴已而歸漢為票騎將軍司

馬出北地封從票侯坐酎金失侯後一歲為匈河將軍

攻胡至匈河水無功後一歲擊虜樓蘭王後為浞野侯

後六歲以浚稽將軍將二萬騎擊匈奴左王左王與戰

兵八萬騎圍破奴破奴為虜所得遂沒其軍居匈奴中
十歲復與其太子安國亡入漢後坐巫蠱族自衛氏興
大將軍青首封其後支屬五人為侯凡二十四歲而五
侯皆奪國征和中戾太子敗衛氏遂滅而霍去病弟光
貴盛自有傳

贊曰蘇建嘗說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
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

師古曰勸
金召賢薦

也士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
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

已何與招士

師古曰與
讀曰豫

票騎亦方此意為將如此

師古
曰方

地類

前漢書卷五十五終

前漢書卷五十六

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漢

蘭

臺

合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

直

郎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師古曰言新學者

業不必親見仲舒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

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

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

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
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
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
子大夫褒然為舉首服虔曰子男子之美號也張晏曰褒進也朕甚嘉之子
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
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
韶於周莫盛於勺張晏曰勺周頌篇也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聖主已沒
鍾鼓筦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虐桀紂之行
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途之士欲則
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師古曰翼助也然猶不能反日

以仆滅

師古曰反還也還於正道也仆斃也音赴

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

操或諄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

大衰而後息與烏虜凡所為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

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

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

師古曰天壽命也仁鄙性也鄙謂不通也

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師古

曰伊惟也百姓和樂政事宜昭何脩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

德潤四海澤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

之靈

師古曰為鬼神所歆饗

德澤洋溢施虜方外延及羣生

師古曰施

也亦延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

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師古曰猥

積也并合也欲其一一疏理而言之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

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害師古曰極中也公卿執事有不忠直而阿枉者皆令言之朕自發書不有漏泄勿懼有後害而不言也子大

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

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

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

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

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

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

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

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師古曰還讀曰旋旋速也詩曰

夙夜匪解師古曰大雅烝民之辭也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書云茂哉茂哉師古曰虞

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

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

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

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

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

萬曆二十五年刊

萬曆二十五年刊

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莞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諫失其統也臣

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

烏

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也此蓋受命之符也周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復歸也

此蓋受命之符也周

公曰復哉復哉

師古曰周公視火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

也亦見今文泰誓也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崇德之效也

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

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

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

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聚也

上下不和則陰陽

繆盪而妖孽生矣

師古曰盪古漢字孽災也

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

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

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師古曰：陶以喻

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

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

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師古曰：甄作瓦之人，鈞

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師古曰：鎔謂鑄器之模範也。綏之斯俶

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

之於正。師古曰：謂正月也。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

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

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

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

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

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

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

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蘇

曰：卒以陽名歲，尚德不尚刑也。師古曰：謂此天意也。王

年首稱春也，即上所云王次春者是也。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

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

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

之吏治民母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
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

秋謂一元之意師古曰釋公始即位何一者萬物之所

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師古曰易稱元者善之長也故曰辭之所謂大也

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師古曰視讀曰示春秋深探

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

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師古曰奸犯也

音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

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

而皆俸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

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

而身卑賤不得致也師古曰鳳鳥河圖皆王者之瑞今仲尼自歎有德無位故不至也

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

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

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

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

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

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

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

以教化為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師

曰庠序教學之處也所以養老而行禮焉禮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也漸民

以仁摩民以誼師古曰漸謂浸潤之也節民以禮故其刑

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

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

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

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

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

滅先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

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

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

民嚚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師古曰口不道

心不則德誼之經為頑抵觸也冒犯也殊絕也扞距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

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師古曰圻鏝也所以泥飾牆也今

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

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

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

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

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

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

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脩飾也。五者脩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曰：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晉灼曰：堂邊廡巖廊謂巖峻之廡。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

也。蓋儉者不造玄黃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

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師古曰：兩觀謂闕也。大路，玉路之車。

也。干，盾也。戚，鉞也。朱，丹其盾也。玉，為戚把也。佾，列也。夫，帝舞者之行列也。一列八人，天子八列，六十四人也。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師古曰：瑑，謂彫刻為文也。音篆。又云：

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

以懲惡。師古曰：督，視責也。懲，止也。成康不式四十餘年。師古曰：式，用也。成康之時，

刑措天下，不犯囹圄，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

望，耗矣哀哉。師古曰：耗，虛也。言用刑酷也。烏，厚。朕，夙寤晨

與。師古曰：夙，早也。寤，寐之覺也。興，起也。惟前帝王之憲。師古曰：憲，法也。永思所以

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師古曰：本，謂農也。今朕親耕籍

田以為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

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氛

氣充塞師古曰氣惡也充滿也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貿亂賢

不肖渾殺師古曰渾殺也渾殺雜也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

庶幾乎師古曰詳盡也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

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廼牽於文

繫而不得騁歟師古曰牽於文繫謂懼於文吏之法將所繇異術所聞殊

方與方謂道也各悉對著于篇師古曰悉謂盡意而對也毋諱有司師古曰言

不當忌畏有司而不極言明其指略切磋商究之以稱朕意師古曰仲究極也

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

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尚咎繇眾聖輔德

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

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

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

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師古曰辟讀曰避

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

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師古曰韶

舜樂也孔子嘉舜之德故聽其樂而云盡善盡美矣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

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

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師古曰謂若鼓方叔播鼗

武少師陽之屬也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

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闕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

於朝廷臣贊曰皆文王賢臣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

而即三公也師古曰濱涯也即就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

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

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師古

日見顯示也示也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

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師古曰武周武

兵伐紂故有慙德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

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

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

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

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

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曰人頃索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

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

習之學長則材諸位應劭曰隨其材之優劣而授之位也爵祿以養其德

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

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

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

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師古曰申申不害也商商鞅也行韓

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師古曰狼性皆貪非故謂貪為貪狼也

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師古曰誅責也為善

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

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

無恥又好用憯酷之吏師古曰憯痛也賦歛亡度竭民財力百

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眾死

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

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

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

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師古曰夜郎西南夷

也康居西域國也說讀曰悅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

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

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

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

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

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

厲也師古曰厲謂勸勉之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

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於太學太學者賢士

之所關也師古曰關由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

對亡應書者師古曰書謂舉賢良文學之詔書也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

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師古曰言小吏有爲姦欺者守令不舉乃反與之交易求利也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途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師古曰訾與資同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

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貿亂賢不肖渾轂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師古曰授之以官以使其材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於

是天子復冊之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序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師古曰寢古浸字浸漸也虚心以

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序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

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

有失師古曰祖始也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

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

復之師古曰悉盡也究竟也復反復重言之也詩不云序嗟爾君子毋常安

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師古曰小雅小明之詩也安息安處也介助也景大也言人君

不當苟自安處而已若能靖恭其位直道而行則神聽而知之助以大福也

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師古曰茂勉也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

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師古曰言轉承師說而學之蓋謙辭也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

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

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

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

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師古曰函與合同建日月風雨以和

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

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

萬曆二十五年刊

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

之不可不用也。

謂古法也。

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命之

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

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

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

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

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

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

師古曰。粲。貌。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

師古曰。食。讀曰。桑麻以衣之。飲衣音於既反。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

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

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

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師古曰處於善道以

為安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師古曰循順也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

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

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虚心以改臣聞

眾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晡致明以微致顯

師古曰晡與暗同是以堯發於諸侯師古曰謂從唐侯升天子之位舜興庠深

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

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

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師古曰能盡衆小則致高大能慎至微則著明

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

業業日致其孝師古曰兢兢戒慎也業業危懼也善積而名顯德章而

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

人不知也師古曰長言身形之脩短自幼及壯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

而人不知也非明庠情性察庠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

虞之所以得命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

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師古曰響讀曰響故桀紂暴謾師古曰謾

與慢讒賊金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

日在天師古曰晏然自安意也如日在天言終不墜亡也終陵夷而大壞夫暴

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肆亡道然

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
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
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師古曰復謂道
反復行之也
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師古曰言有弊非
道由失道故有弊先王之
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耗而不行師古曰耗舉
不明也
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
反將以裒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
者其舜虜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
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
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裒當用此也師古曰繼謂
所受先代之

夫也救謂
救其弊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

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

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

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

之政也師古曰言政和
平不須救弊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

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

若宜少損周之文致師古曰致
至極也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

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

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與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師古

曰休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

言塵能勿失爾若廼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古師

曰息生也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

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

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

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固

圖空虚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

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

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師古曰試迹

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師古曰返謂還歸也黨音他朗反夫天亦

有所分子予之齒者去其角師古曰謂牛無上齒則角

傳其翼者兩其足師古曰傳讀曰附附是所受大者不

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師古曰末謂工

商之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

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虐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

也師古曰囂讀與囂同音身寵而載高位師古曰載家

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

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

業畜其積委師古曰畜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師古曰

反育民日削月朘孟康曰朘音搯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美

萬曆二十五年刊

溢貧者窮急愁苦師古曰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

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

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

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

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

故公儀子相魯師古曰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

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師古曰食茹曰茹曰吾已食祿又奪

園夫紅女利庠師古曰紅讀曰工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

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

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

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

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師古曰小雅節南山之詩也節

也師尹周太師尹氏也言三公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

善師古曰爾汝也鄉讀曰鄉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

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

者視而放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

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

人之意也師古曰皇皇急速之貌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

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

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

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

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師古曰舍廢也言為君子之

行則無可為也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師古

曰一統者萬物之統皆歸於一也春秋公羊傳隱公元

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此言諸侯皆係

統天子不得自專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

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

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

說滅息師古曰辟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

從六對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兒

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問仲舒

曰粵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

師古曰種大夫種象蝨范蠡也蠡

禮遂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亦

以為粵有三仁師古

曰泄庸也大夫種二也范蠡三也桓公決疑於管仲寡人決疑於君仲

舒對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謂對大問也聞昔者魯君

問柳下惠師古曰魯大夫展禽也柳下所食菜邑之名惠諡也吾欲伐齊何如柳

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

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爾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吳虜

繇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

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伯師古

曰繇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已故不足

稱於大君子之門也。張晏曰仲尼之門故稱大也。五伯比於他諸侯

為賢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王也。應劭曰武夫石王而似玉者。

曰善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

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師古曰謂若閉南門

灑人之類是也。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為中大夫先是

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檄未

上。師古曰所作起草為檄也。王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

焉上召視諸儒。師古曰視讀曰示。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

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獄之仲舒遂不敢

復言災異仲舒為人廉直是時方外四夷師古曰四夷懷郤也。公

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師古曰希位至觀相也。

公卿仲舒以弘為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

恣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

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辜病免

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

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脩學著書

為事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

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明灋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

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冊推明孔子抑黜百家立學

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

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師古曰皆其所著書名也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掇其切當。世施朝廷者。著于

篇

師古曰掇采拾也

贊曰。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雖伊呂亡以加。筦晏之屬。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為伊呂乃聖人之耦。王者不得則不興。故顏淵死。孔子曰噫。天喪余唯此一人。為能當之。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後學者有所統壹。為羣儒首。然考其師友淵源。所漸猶未及。虜游夏而曰筦晏。弗及伊呂。不加過矣。至向曾孫龔。篤論君子也。以歆之言為然。

前漢書卷五十六終

前漢書卷五十七上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上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

直

郎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師古曰近代之讀相如賦者多矣皆改易文字
競為音說致失本真徐廣鄒誕生諸詮之陳武
之屬是也今依班書舊文為正於彼數
家並無取焉自喻巴蜀之後分為下卷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少時好讀書學擊劔

師古曰擊劔者以劔遙
擊而中之非斬刺也名大子師古曰父母愛之不相
欲稱斥故為此名也相

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也更名相如以訾為郎事孝

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師古曰嘗讀與貴同賞財也

武騎常侍秩六百石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

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嚴忌夫子之徒師古曰嚴忌本姓莊

當時尊尚號曰夫子史家避漢明帝諱故遂為嚴耳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

梁得與諸侯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薨

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日

長卿久宦游不遂而困師古曰遂連也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

都亭師古曰臨邛所治都之亭臨邛令繆為恭敬師古曰繆詐也日往朝相

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

邛多富人卓王孫僮客八百人師古曰僮謂奴程鄭亦數百人

師古曰程鄭亦人姓名言其家富亞王孫也乃相謂曰今有貴客為具召之

師古曰具謂酒食之具召請也并召令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

請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

迎相如相如為不得已而強往師古曰示眾人以此意也一坐盡傾

師古曰皆傾慕其風采也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

以自娛師古曰奏進也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師古曰謂曲引也是時

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

琴心挑之師古曰寄心於琴聲以挑動之也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閒雅

甚都師古曰都閒美之稱也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心說

而好之恐不得當也師古曰當謂對偶也既罷相如乃令侍人重

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與馳歸成

都家徒四壁立師古曰徒空也但有四壁更無資產卓王孫大怒曰女不

材我不忍殺一錢不分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

君父之不樂謂長卿曰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資猶足

以為生師古曰資音吐得反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

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盧郭璞曰盧酒盧師古曰賣酒之處累土為盧以

居酒瓮四邊隆起其一面高形如鍛盧故名盧耳而俗之學者皆謂當盧為對酒大盧失其義矣相如

身自著犢鼻褌師古曰即今之松也形似犢鼻故以名云松音之容反與庸保雜

作師古曰庸即謂賃作者保謂庸之可信任者也滌器於市中師古曰滌酒也器食器也食已

則酒之賤人之役也酒音先禮反卓王孫恥之為杜門不出師古曰昆

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師古曰言不患少財也

今文君既失身於司馬長卿故倦游文曰倦疲也言疲厭游學博物多能也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奈何

相辱如此師古曰言縣令之客不可以辱也卓王孫不得已分與文君

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

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為狗監師古曰主

天子田獵犬也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

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

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

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也時未多用紙

天子游獵之賦上令尚書給筆札師古曰札木簡之薄小者也時未多用紙

故給札以書札音狀點反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師古曰稱說

鳥有先生者鳥有此事也師古曰鳥為齊難師古曰難

亡是公者亡是人也師古曰亡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

此三人為辭師古曰藉假也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歸

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師古曰諷奏之天子天子大說師

曰說讀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

者出田師古曰田獵也田罷子虛過姪烏有先生師古曰姪誇

作許也亞反字本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

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王之欲

夸僕以車騎之眾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張揖曰楚夢

容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王駕車千木選徒萬騎田于

海濱列卒滿澤采罔彌山師古曰罔獵車也即今帷掩

菟麟鹿射麋格麟師古曰麟謂車踐轆之也音玄驚於

鹽浦割鮮染輪張揖曰海水之涯多出鹽也李奇曰鮮

也師古曰驚謂亂馳也擣搯也驚射中獲多矜而自功

師古曰自矜其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

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師古曰與僕下車

對曰臣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遊

遊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觀也又烏足以言其

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言之僕對曰唯

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辭也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

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爾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

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弗鬱隆崇律崒郭璞曰詰屈疎起也

峯佛音岑峯參差日月蔽虧張揖曰高山雍蔽日月虧缺

吟峯音交錯糾紛上干青雲郭璞曰言相摻結而峻絕罷池陂陀下屬

江河郭璞曰言旁類也屬連也罷音疲陂音婆陀音馳

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垺錫碧金銀張揖曰丹丹沙

赤赭也堊白堊也蘇林曰白垺白石英也師古曰丹丹沙

今之朱沙也青釭今之空青也赭今之赤土也堊今之

白土也錫青金也碧謂玉之青白色衆色炫燿照爛龍

鱗師古曰言采色相羅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珉昆吾

曰琳玉也珉石之次玉者也見吾山名也出善金尸子

曰昆吾之金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師古曰火齊珠今

南方之出火珠也玫瑰音攸瑰璵玞功玄厲張揖曰璵玞功石

音回又音璵琳音林眠音曼璵玞功玄厲之次玉者玄厲

黑石可用磨也如淳璵石武夫張揖曰皆石之次玉者

曰璵音緘功音勒璵石武夫璵石白者如水半有赤

色武夫赤地白采葱龍白黑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

不分郭璞曰璵音而充反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

張揖曰蕙圃蕙草之圃也衡杜衡也其穹窮昌蒲江離

狀若葵其臭如麝蕙芷白芷若杜若也穹窮昌蒲江離

麝蕙張揖曰江離香草也麝蕙蘄芷也似蛇狀而香師

古曰麝蕙即穹窮苗也郭璞曰江離似水薺而藥

對曰麝蕙一名江離張勃又云江離出臨海縣海水中

色青似亂髮郭義恭云江離赤葉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今無識之者然非諸栢巴且張揖曰諸栢甘栢也葍苴

蘄蕙也藥對誤耳諸栢巴且葍荷也文穎曰巴且草一

名巴蕉師古曰文說巴且是也且音子余其南則有平

反葍音普各反葍苴自蘄荷耳非巴且也其南則有平

原廣澤登降陴靡師古曰登上也降下也陴案衍壇曼

萬曆十五年刊

師古也寬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張揖曰巫山在南郡巫縣也其高燥

則生葳析苞荔張揖曰葳馬藍也析似燕麥苞蔗也荔馬荔蘇林曰析音斯師古曰蔗即今所

用作席者也馬荔今之馬蘭也葳音之林反苞音包荔音隸蔗音史表反

薛莎青蘋張揖曰薛莎青蘋其埤涇則生藏

也莎鑄侯也青蘋似莎而大生江湖鴈所食師古曰莎即今青莎草蘋音煩

葺兼葳郭璞曰藏葺草中牛馬芻兼葳也似葺而細小葺蘆也師古曰埤音婢謂下地也葺音即兼葳

音兼猴東蔕彫胡張揖曰東蔕實可食彫胡菘米也蓮菵音敵

藕觚盧張揖曰蓮荷之實也其根藕張晏曰觚蘆扈魯也奄間軒干張揖曰奄

可治疾射于藕草也生水水中揚州有之師古曰奄音淹猶音猶

衆物居之不可勝圖曰勝舉也不可盡舉其西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

而圖寫之言其多也

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毒冒鼈龜張揖曰蛟狀魚身而蛇尾皮有珠鼉似蜥蜴而大

太身有甲皮可作鼓毒冒似鼈端甲有文龜似鼈而大

師古曰張說蛟者乃是蛟魚非蛟龍之蛟也蛟解在武

紀鼉音徒何反又音大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榎栴豫章

服虔曰陰林山北之林也豫章大木也生七年乃可知

師古曰陰林言其樹木衆而且大常多陰也榎音便又

音步田反即今黃柳木桂椒木蘭葉離朱楊師古曰桂

也榎音南今所謂楠木用其支者也椒即所食椒樹也木蘭皮似椒而香可作

面膏藥檠黃檠也離山梨也朱湯赤莖柳也生水邊

檀梨棗橘柚芬芳張揖曰檀似梨而甘棗棗也師

今之檀棗也柚即橙也似橘而大味酢皮厚檀音側加

反榎音大整反柚音弋救反橙音史莖反芬芳言橘柚

之氣其上則有宛雛孔鸞騰遠射干張揖曰宛雛似鳳

射干似狐能緣木服虔曰騰遠獸名也師古曰鸞

鳥形如翟而五采文宛音於元反射音弋舍反

其下

禹曆二十五年刊

則有白虎玄豹蠖螟獬豸郭璞曰蠖螟大獸似狸長百

也似狐而小蠖音萬螟音延獬音岸師古曰獬於是乎

乃使剽諸之倫手格此獸師古曰剽諸吳人剽吳王僚

專同剽與楚王乃駕馴駁之駟張揖曰馴擾也駁如馬白身

駕之以當馴馬也師古曰馴音旬乘彫王之輿師古曰以玉飾靡魚須

之橈旃張揖曰以魚須為旃柄駟逐獸正橈靡也郭

即曲旃也橈曳明月之珠旗張揖曰以明月建干將之

雄戟張揖曰干將韓王劍師也雄左烏號之彫弓張揖

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順順拔墮黃帝右夏

服之勁箭伏儼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弓名煩陽

子驂乘熾阿為御張揖曰陽子伯樂也秦繆公臣姓孫

織案節未舒即陵狡獸師古曰案節猶弭節也未舒言

也獸蹇蛩蛩躡距虛張揖曰蛩蛩青獸狀如馬距虛似羸

耳師古曰據爾雅文郭軼野馬轉駒駘張揖曰軼過也

說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駒駘郭璞曰轉車軸頭也師古

乘遺風射游騏張揖曰遺風千里馬也爾雅曰騏如

其騏音倏呻倩洌張揖曰皆疾貌也師古曰倏音式六雷

動焱至師古曰焱疾風也若雷之動如焱星流電擊弓

不虛發中必決眊師古曰眊即決獸之目洞胃達掖絕

平心繫張揖曰自左射之貫臂通右肱中心絕系也師

萬曆二十五年刊

獲若雨獸揜少蔽地師古曰言獲殺之多如於是楚王

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郭璞曰弭猶低也節所校信節

安徐也不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微

亂受詘蘇林曰亂音倦亂之亂詘音韞強之韞師古曰

盡也言獸有倦極者要而殫觀衆物之變態郭璞曰殫

取之力盡者受而有之也被阿錫揄

也妾則於是鄭女曼姬文穎曰鄭國出好女曼

紵縞張揖曰阿細縞也錫細布也揄引也師古曰紵

織羅垂霧縠師古曰織細也霧縠襃積寒縹橈谿谷

積也言襃積文理隨身所著或寒縹委屈如谿谷也槩

音壁縹音粉粉袂袂揚袖戍削師古曰揚舉也袖曳也

其降殺之美也袂蜚織垂髻師古曰織袂衣之長帶也

音霏袖音弋不反扶輿猗靡張揖曰扶持楚王車輿

也此自言鄭女曼姬為侍從者所扶輿而猗靡耳非謂

為倚翁呶萃蔡張揖曰翁呶衣張起也萃蔡衣聲也師

下摩蘭蕙上拂羽蓋師古曰下摩蘭蕙謂垂髻錯翡翠

之歲粧師古曰錯雜也繆繞玉綬師古曰以玉飾綬謂

繆即今之所謂采縵垂鑷者也眇眇忽忽若神之髣髴

郭璞曰言其容飾奇豔非世所見戰國策曰鄭於是乃

羣相與獠於蕙圃文穎曰宵獵為獠師嬖嫫勃窣上金

隄師古曰嬖嫫勃窣謂行於叢薄之間也金隄言水之

萬曆二十五年刊

音丁
今反
揜
翡翠射
駿驥
師古曰鳥赤羽者曰翡翠青羽者曰翡翠

毛黃腹下赤項綠色其尾毛紅赤光采鮮
明俗呼為山鷄非也駿音峻驥音儀
微增出娥繳

施
師古曰增短矢也繳生絲縷也以繳係
也連謂重累獲之也鵠音胡沃反駕音加
雙鶴下

玄鶴加
師古曰鶴鵠也今關西呼為鳴鹿山東通謂之
鵠將將音來奪反鵠鹿將皆象其鳴聲也玄鶴黑鶴
也相鶴經云鶴壽滿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言弋射之

妙既中白鶴而連駕鵠又下
雙鶴而加玄鶴也鶴音倉
息而後游於清池浮文鶴

張揖曰鶴水鳥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子曰揚旌拙
龍舟鶴首天子之乘也師古曰鶴音五歷反

曰揚舉也析羽為旌建於船上
張翠帷建羽蓋
郭璞曰紫貝

之船上也師古曰翠帷帷
翠色也羽蓋以雜羽飾蓋
周壽冒鈞紫貝

師古曰貝水中介
從金鼓
師古曰從撞也金

曰籟也榜人歌
張揖曰榜船也月令云命榜人聲流鳴
郭璞曰

音一介反嘶音蘇奚反
水蟲駭波鴻沸
郭璞曰魚鼈

泉起奔揚會
郭璞曰暴溢
礪石相擊琅琅磔磔
師古曰

石也礪音盧對
反礪音口蓋反
若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僚

者擊靈鼓起烽燧
師古曰靈鼓六面
車案行騎就隊
師古曰

曰案依也行行列也隊部也
纒乎淫淫般乎裔裔
郭璞曰

貌也師古曰纒
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
孟康曰雲夢

音屣般音盤
泊乎無為澹乎自持
師古曰泊澹

宋玉所賦者言其
泊乎無為澹乎自持
皆安靜意也

萬曆二十五年刊
藥之和具而後御之
師古曰勺藥藥草名其根主和五

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為勺藥耳今人食馬不若大

肝馬腸者猶合勺藥而煮之豈非古之遺法乎師古曰將

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割輪焯自以為娛字與齧同

焯音千內反焯亦搵染之義耳言齧割其肉搵車輪鹽而食之此蓋以譏上割鮮染輪之言也臣竊觀

之齊殆不如於是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

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況齊國師古曰言有王悉境

內之士備車騎之衆師古曰與使者出田乃欲戮力致

獲以娛左右也師古曰謙不斥言使者故指云其左右也何名為夸哉問楚

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

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驕奢言淫樂而顯

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

而言之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

君惡傷私義師古曰非楚國之美是章君二者無一可

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師古曰言楚使

重而於齊無所負擔故且齊東階鉅海南有琅邪蘇林

云輕也累音力端反觀乎成山

洲曰階張揖曰琅邪臺名也在勃海間師古

曰東階鉅海東有大海之階字與階同也射乎之罘

張揖曰成山在游孟諸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腫縣

東萊不夜縣邪與肅慎為鄰郭璞曰肅慎國名在海外也師

音誰右以湯谷為界秋田乎青丘服虔曰青丘

百仿倥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曾中曾

不蒂芥

張揖曰蒂芥刺鯁也

若乃俶儻瑰瑋異方殊類

師古曰俶儻猶非常也

也珍怪鳥獸萬端鱗碎

師古曰碎與萃同萃集也如鱗之集言其多也

充仍其

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禹不能計

張揖曰禹為堯司空辨九州名山川

草木禹為堯司徒敷五教率萬事師古曰言其所有衆多雖禹禹之賢聖不能名而數之也

然在諸

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又見客

師古曰見

猶至也言至此國為客也若今人自稱云見顯見眷耳

是以王辭不復

師古曰復反也謂不

也反報何為無以應哉亡是公听然而笑曰

師古曰听笑貌也音斷

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

幣所以述職也

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

封疆畫界者非為守禦

所以禁淫也

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立境界者欲以禁絕淫放耳

今齊列為東

蕃而外私肅慎

郭璞曰私與通也

捐國險限越海而田

師古曰捐東也

謂田於青丘也

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

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

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尊君

自損也

師古曰尊古與字

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

夫巨麗也

師古曰麗大也麗美也

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

右西極

文穎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雅曰西至于幽國為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也

舟水更其南

應劭曰舟水出土洛冢領山東南至沂水師古曰更歷也

紫淵徑

其北

文穎曰西河有穀羅縣有紫澤在縣西北於長安為在北也

終始霸產出入涇

渭

師古曰霸水出藍田谷西北而入渭產水亦出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二水終始盡於苑中不復出也涇

水出安定涇陽開頭山東至陽陵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河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開音率

也出鄂縣西南山澆谷而北流入于渭霸產涇渭豐鎬澆澆是為八川言經營其內信則然矣地理志鄂縣有澆水北過上林苑入渭而今之鄂縣則無此水許慎云澆水在京兆杜陵此即今所謂沈水從皇子陂西北流經昆明池入渭者也蓋為字或作水旁亢與沈字相似俗人因名沈水平將鄂縣澆水今則改名人不識也

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異態郭璞曰變態不同也

往來郭璞曰言更相錯涉也出乎椒丘之闕服虔曰丘名也兩山俱起象行乎州淤之浦師古曰水中可居者曰浦

徑乎柱林之中如淳曰柱過乎決莽之壑張揖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也師古曰

凡言此者著水流之洎乎混流順阿而下師古曰洎疾長遠也決音烏朗反

流也由陵曰洎是隘陜之口師古曰兩岸間相迫近者也觸穹石激

堆埼張揖曰穹石大石也埼曲岸頭也師古曰郭璞曰沸水聲也

洶涌彭湃師古曰洶涌跳起也彭湃相與

弗宓汨師古曰汨汨盛貌也宓汨去疾也

偪側泌澌郭璞曰泌澌音筆

橫流逆折轉騰激洌孟康曰轉

與逼同揆音先結反

激洌相揆也師古曰激音匹

列反洌音列揆又音普結反

音胡慨反皆水流聲貌

也燒音宛潭膠鑿郭璞曰贊薄相膠也師

女教反

涖下瀨郭璞曰踰躍也

擁奔揚滯沛師古曰批反擊也擁曲隈也言水觸批巖

崖而衝隈曲則奔揚而滯沛然也批音涉

結反滯音丑制臨坻注壑澆瀾實隊師古曰坻謂水中隆高處也秦風終

南之詩曰宛在水中坻坻音遲澆音士咸反瀾音直類反沈沈隱音才弱反又音仕角反實即墮字隊音直類反

隱砰磅訇磕師古曰砰音普永反磅音普萌反訇音呼宏反磕音口蓋反皆水流鼓怒之聲也

湑湑澗澗洽渠鼎沸郭璞曰皆水微轉細漏貌也澗音骨洽音勅立反師古曰湑音決渠

音子入反言水之馳波跳沫汨澹漂疾郭璞曰澹音許立反師古曰汨音許

水波急馳而白沫悠遠長懷寂寥無聲郭璞曰懷亦歸變文耳寥音聊

跳起汨急然也師古曰言長流安靜肆乎永歸然後灑漑潢潦

浩漑音弋少反潢音胡廣反漾音弋郭璞曰皆水無涯

丈反肆放也言水放流而長歸也安翔徐徊郭璞曰言運轉

也郭璞曰水白貌也師古東注大湖郭璞曰湖在吳縣尚書

所謂震澤也郭璞曰言溢溢而出於是蛟

龍赤螭文類曰龍子為螭張揖曰赤螭雌龍也如淳曰螭山神也獸形師古曰許慎云禺山神獸也字

則單作离形若螭字乃從虫此作螭別是一物既非巨山神又非雌龍龍子三家之說皆失之虫音許尾反

鱣漸離李奇曰周洛曰鮪蜀曰鮪鱣出鞏山穴中三月遡河上能度龍門之限則得為龍矣漸離未聞

師古曰鮪音工鄧師古曰鮪音工鄧鰓鰓鰓如淳曰鰓音顯鰓音乾

及鱣音莫鄧反鰓音顯鰓音乾鰓鰓如淳曰鰓音顯鰓音乾

鰓似鱣而黑鰓似鱣無鰓也一名禹禹鮎鮎如淳曰鮎音去魚反

黃頰師古曰鮎音善鰓音感也禹禹鮎鮎如淳曰鮎音去魚反

鮎比目魚也狀似牛脾細鱗紫色兩相合乃得行鮎鮎音比目魚也狀似牛脾細鱗紫色兩相合乃得行鮎鮎

奮翼師古曰捷舉也魚鼈謹聲萬物衆夥師古曰謹謹也夥多也謹

日月隱岸魚鼈謹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應劭曰明月珠子生於江中其光

耀乃照於江邊也師古曰皪音歷

瀆張揖曰振拔也水注川曰溪注溪曰谷蹇產 碎呀豁

間阜陵別鳴郭璞曰自溪及瀆皆水相通注也 崙

反陽音禱師古曰大阜曰陵言阜陵 崙

居在水中各別為鳴也豁音呼活反 崙

崙郭璞曰皆其形勢也崙音於鬼反 崙

鬱嶮登降施靡郭璞曰隱麟鬱嶮堆壘不平貌麟音洛

猶連 陂池辨豸郭璞曰陂池旁積貌也 允溶淫鬻

流溪谷之間也師古 散渙夷陸師古曰散渙分散而渙

夷平也廣 亭阜千里靡不被築師古曰為亭侯於阜隰

平曰陸 揜以綠蕙張揖曰掩覆也綠王芻也蕙薰草也師

以江離糅以薜蘿雜以留夷張揖曰留夷新夷也師古

夷乃 布結縷師古曰結縷蔓生著地之處皆生細根如

對銜之手鼓中央則 攢戾莎師古曰攢聚也戾莎言莎

聲如箏也因以名云 擗車衡蘭應劭曰擗車一名芘與香草也

擗車衡蘭師古曰擗音巨列反芘音乞 稟本射干師

曰稟本草類白芷根似芘藟 苾薑藁荷如淳曰苾薑藁

射干即鳥扇耳射音弋舍反 苾薑藁荷上齊也師古曰

薑之息生者連其株本則紫色也藁藁荷尊首也根 歲持

若蓀如淳曰歲音鍼張揖曰歲持闕若杜若也蓀香草

也杜若苗頗類薑而為椶葉之狀今流俗書本持字或

作橙非也後人妄改耳其下乃言黃甘橙棗此無橙也

歲音之林 鮮支黃礫師古曰鮮支即今支子樹也黃礫

反蓀音孫 蔣苧青蘋張揖曰蔣苧也苧三稜

草類既云延曼太原 蔣苧青蘋也郭璞曰苧音杼師古

或者賦雜言之耳 布濩閔澤延曼太原郭璞曰布濩猶布露

音文與反 蔣苧青蘋也師古曰閔亦大也

離靡廣衍師古曰離靡謂相連不絕也行布也離音力爾反應風披靡吐芳揚

烈師古曰烈酷烈之氣也郁郁菲菲衆香發越郭璞曰香氣射散也貯蠻布

寫掩夢呖弗師古曰貯蠻盛作也寫吐也掩夢呖音奄又芳香意也貯音許乙反蠻音響掩音奄又

音烏感反夢音愛呖音步必於是乎周覽汜觀師古曰汜音也

音勢反續紛軋芴孟康曰續紛衆盛也軋音於黠反芴音勿

芒芒恍忽郭璞曰言眼亂也師古曰芒音莫郎反視之無端察之無涯師古曰涯畔也音儀日出東沼入滹西陂張揖曰朝出苑西陂中也其

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師古曰言其土地氣溫經冬草木不死水不凍其獸

則庸旄貊犛沈牛麀麋張揖曰旄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毛犛牛黑色出西南徼外沈

肉雉獫狁似熊庫脚銳鬣骨無髓食銀鐵獫音貊狁音貊

師古曰庸牛即今之犍牛也旄牛即今所謂偏牛赤首

者也犛牛即今之貓牛者也犛字又音茅麀音主

園題窮奇象犀張揖曰題額也窮奇狀如牛而鬣毛其音如鳴狗食人師古曰象大獸也長鼻

牙長一丈犀頭似豬一角在鼻一角在額前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水揭

河師古曰言其土地氣寒當暑凝凍地也其獸則麒麟角

端駒駮橐駝郭璞曰駒似麟而無角角端似豬角在鼻上中作弓師古曰橐駝者言其可負橐囊

而駝物故以名云蛩蛩驪駃騠驘驘郭璞曰驪駃騠類也驘驘生三日而超其母

驪音顛駃音奚音決駃音提於是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師古曰彌滿也跨猶

高廊四注重坐曲閣師古曰廊堂四下周屋也重坐謂增室也曲閣閣之屈曲相連

也者華榱壁瑤輦道纏屬師古曰榱椽也華謂彫畫之也壁瑤以玉為椽頭當即所謂濊

題玉題者也一曰以玉飾瓦之當也輦道謂閣步欄周道可以乘輦而行者也纏屬纏迤相連屬也

流長途中宿師古曰步欄言其下可行步即今之步廊也謂其途長遠雖經日行之尚不能達故

中道而夷巖築堂師古曰夷平也山之高聚而築堂於其上巖累臺也增重者曰巖突洞房

竈突然潛也一重為一成也巖音于公反巖突洞房師古曰巖穴底為室若

通臺上視遠貌艸古攀字也撩椽也捫摸也言臺榭之高有升上之者俯視則不見地仰攀其椽可以摸天也撩音老

捫音奔星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軒師古曰奔星流星門也更歷也閨闈宮

中小門也宛虹屈曲之虹也拖謂申加於上也楯軒也

軒之蘭板也並言室宇之高故星虹得經加之也青

龍蚴蟉於東箱象輿婉俾於西清師古曰象輿瑞應車也西清者西箱清靜

之處也蚴蟉婉俾皆行動之貌蚴音一糾反蟉音力糾反俾音善靈園燕於閒館張揖

圍衆仙號也師古曰閒讀曰閑俛佺之倫暴於南榮郭璞曰俛佺仙人也食松子而眼方

暴謂偃臥曰中也榮屋南檐也渥音握佺音銓醴泉涌於清室通過於中庭

師古曰醴泉味甘如醴言於室中涌出而通流為川從中庭而過也盤石孟康曰

也崖廉也以石致川之廉也師古曰祗亦欽巖倚傾郭璞

並音之忍反致音直二反謂重密而累積然若彫刻也

曰嶽巖歌貌嗟我嶮嶮刻削崢嶸郭璞曰言自捷嶮音業

玫瑰碧琳珊瑚叢生郭璞曰珊瑚生木在石邊大者樹高三尺餘枝格交錯無有葉珉

玉旁唐玢函文磷蘇林曰玢音分郭璞曰函文璠音分郭璞曰璠

字本作璠言玢玉及石並玢函也赤瑕駁犖雜甫其間張揖曰赤瑕赤

維厠崖石中駁犖采點也犖音洛角反鼉采琬琰和氏出匣師古曰鼉古朝字也朝采者美玉每旦有白虹之氣光采上出故名朝采猶言夜光之璧矣琬琰美玉名和氏之璧卞和所得亦美玉也

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珍奇不係於一也師古曰盧黑色也黃甘榕檇郭璞曰黃

味精檇亦橘之類也音湊枇杷檇柿亭柰厚朴張揖曰

張揖曰檇小橘也出武陵枇杷檇柿亭柰厚朴張揖曰

鮮樹長葉子若杏亭山黎也厚朴藥名也郭璞曰檇支

本也師古曰朴木皮也此藥以皮為用而皮厚故呼厚

朴云燃音煙栲棗楊梅張揖曰楊梅其實似穀子櫻桃

朴音匹角反檇栲棗楊梅張揖曰楊梅其實似穀子櫻桃

蒲陶師古曰櫻桃即今之朱櫻也禮記謂隱夫莫棣師

曰隱夫未詳莫即今之郁李也棣今荅選離支張揖曰

之山櫻桃莫音於六反棣音徒計反荅選離支張揖曰

李出蜀晉灼曰離支大如雞子皮麤刺去皮肌如雞羅

子中黃味甘多酢少師古曰迷音杏離音力智反羅

乎後宮列乎北園馳丘陵下平原師古曰馳猶延也

反鼓揚翠葉扒紫莖師古曰扒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

扈照曜鉅野師古曰言其光采之盛沙棠櫟櫛張揖曰

如棠黃華亦實其味以李無核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

沙棠之實櫟果名也郭璞曰櫛似采柔師古曰櫟木蓼

也葉立初生可食音歷櫛華楓枰櫛師古曰華即今之

音諸采音菜柔音食諸反華楓枰櫛皮貼弓者也楓樹

脂可為香今之楓膠香也爾雅云一名攝攝枰即平仲

木也櫛今黃櫛木也華音胡化反楓音風枰音平櫛音

盧留落胥邪仁頻并間張揖曰并間櫛也郭璞曰落獲

作索師古曰仁頻即賓根也頻字或作欖檀木蘭孟康

賓音音先余反邪音弋奢反獲音欖檀木蘭孟康

檀檀別名欖檀木蘭孟康

璞曰欖音欖檀木蘭孟康

千仞大連抱師古曰八尺曰仞連夸條直暢實葉後林

郭璞曰布也張揖曰菱角也師古曰暢攢立叢倚

連卷欖倚師古曰攢立聚立也叢倚相倚也連卷屈曲

音日專反欖音崔錯發翫師古曰崔錯交雜也發音步葛

力爾反危音詭崔錯發翫師古曰崔錯交雜也發音步葛

萬曆二十五年刊

反骹古坑衡間柯師古曰坑衡徑直貌也間柯相扶持

委字可反坑字或作抗言樹之支也坑音口庚反間音烏可反柯音來

幹相抗爭衡也其義兩通疏四布也英謂華也幡纒

飛揚貌也纒音山爾反紛溶薊蓼猗柀從風郭璞曰

蓼支疎擢也猗柀猶阿部也前音蕭蓼音森猗音於

氏反柀音諾氏反師古曰溶音容薊亦音山交反

菀蒞歛師古曰林木鼓動之聲也蒞蓋象金石之聲音

籥之音師古曰金石謂鍾聲也管長一尺圍柴池莛虬

旋還乎後宮如淳曰莛音此虬音豸張揖曰柴池參差

音雜襲索輯師古曰雜襲相因也索被山緣谷循阪下

視之無端窵之亡窮於是乎玄猿素雌也下淫曰

雌者白素也爾雅曰玄猿素雌言猿之雌者玄黑而

善顧也猿音鑠鼯音吾蛭蜩獲猴如淳曰蛭蟻也蜩蟬

也獲猿彌猴也師古曰方言獸屬而引蛭蟻水蟲又及

者又音柔即今所謂戎皮為鞞禡漸胡毅蜺張揖曰漸

頭上有髮要以後黑郭璞曰毅似鼯而大要以後黃一

名黃要食彌猴斃未聞也獬音讒毅音呼毅反蜺音詭

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翮翮互經郭璞曰互經

格偃蹇杪顛郭璞曰偃後猴在樹共戲恣態也天矯顛

踰絕梁騰殊榛師古曰絕梁謂正絕水無橋梁也殊

跳上林枿之上也踰字與踰捷垂條掉希間張揖曰捷

條掉往著希疏同榛音仕人反枿音伍曷反

若此者數千百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庖厨不徙後宮

不移百官備具師古曰言所在之處供具皆足也於是乎背秋涉冬天

子校獵師古曰校獵者以木相貫穿總為闌校遮止禽獸而獵取之乘鏤象六玉蚪

張揖曰鏤象象路也以象牙疏鏤其車輅六玉蚪謂駕六馬以玉飾其鏤勒有似玉蚪龍子有角曰蚪

蜺旌張揖曰析羽毛染以五采綴以鏤為旌有似虹蜺之氣也靡雲旗張揖曰畫熊

似雲前皮軒後道游文穎曰皮軒以虎皮飾車天子出

賦頌為偶辭耳師古曰文說非也言皮軒最居前而道游次皮軒之後耳非謂在乘輿之後也皮軒之上以赤

皮為重蓋今此制尚存又孫叔奉轡衛公參乘鄭氏曰非猛獸之皮用飾車也

太僕公孫賀也字子叔衛公者大將軍衛青也大扈從大僕御大將軍參乘師古曰參乘在車之右也

橫行出乎四校之中師古曰四校者闌校之四面也言其跋扈縱恣而行出於校之四外

也鼓嚴簿縱獵者孟康曰鼓嚴嚴鼓也簿鹵簿也師古曰縱放也江河為陸秦

山為櫓蘇林曰陸獵者圍陳遮禽獸也郭璞曰櫓望樓也因山谷遮禽獸為陸師古曰因江河以遮禽

登泰山而望獲言田車騎雷起殷天動地郭璞曰殷猶震也先

後陸離離散別追師古曰陸離分散也滛滛齋齋綠陵

流澤雲布雨施郭璞曰言徧山野也生貔豹搏豺狼郭璞曰貔執夷虎屬也音

毗師古曰貔豹二物皆猛獸也生謂生取之也搏擊也手熊羆足壘羊張揖曰熊

黑色羆如熊黃白色壘羊麕羊也似手而青師古曰壘羊今之所謂山羊也非麕羊矣手言手擊殺之足謂蹙

蹈而蒙鶡蘇孟康曰鶡鶡尾也蘇析羽也張揖曰鶡似獲之雉關死不卻郭璞曰蒙其尾為帽也鶡音

綉白虎張揖曰著白虎文綉也被斑文師古曰被謂衣著之也斑文亦

豸豹之跨壘馬師古曰跨之也陵三巘之危師古曰陵上也三巘三聚之山也

下積歷之坻

師古曰積歷沙石之貌也坻水

徑峻赴險

越壑厲水

師古曰厲以衣度也

推蜚廉弄解廌

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張揖

曰解廌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

不直者可得而弄也師古曰推亦謂弄之也其字從手

今流俗讀作推擊之推失其

格蝦蛤鋌猛氏

義矣解音蟹廌音支介反

獸名也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似熊而小毛淺有光澤

名猛氏師古曰鋌鐵把知矛也蝦音遐蛤音閤鋌音蟬

絹要褭射封豕

張揖曰要褭馬金喙赤色一日行萬里者郭璞曰封豕大豬也

古曰絹謂羅繫

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

之也音工犬反

倒

張揖曰脰項也師古曰言射必命中非詭遇也脰音豆

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翺

翺往來睨步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

侯潘促節

郭璞曰言短驅也

儵復遠去

師古曰儵然疾遠貌

楚履狡獸

師古曰流離困苦之也

轉白鹿捷狡菟

郭璞曰狡菟捷跳故捷取之也

軼赤電遺光耀

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皆妖氣為變怪者遊光之屬

追怪物出字

宙

張揖曰怪物奇禽也天地四方曰宇古往今來曰宙

響蕃弱蒲白羽

文穎曰響夏后氏之良弓名引弓盡箭鏑

射游梟櫟蜚遠

張揖曰櫟為滿以白羽羽箭故言白羽也

飛遽天上神獸也鹿頭而龍身郭璞

曰梟梟羊也似人長脣被髮食人

擇肉而后發先中

而命處

郭璞曰言必如所志者也

弦矢分藝殪仆

文穎曰所射準的為藝一發死為殪

郭璞曰什斃也師古曰言弦矢適分則殪死而赴如射

藝也藝謂射的即今之梁土檠也藝讀與藝同字亦作

臬音魚

然後揚節而上浮

列反

然後揚節而上浮

郭璞曰言騰遠也

陵驚風歷駭焮

曰焮謂疾風從下而上也音必遙反

乘虛亡與神俱

張揖曰虛無廖廓與

之高故能出飛鳥

藺玄鶴亂昆雞

張揖曰昆雞似鶴黃

之上而與神俱也

藺玄鶴亂昆雞

白色郭璞曰亂者言

亂其行 適孔鸞促駿鷄郭璞曰適促皆追捕之 拂翳鳥

張揖曰山海經曰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鸞鳥也 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消擔乎襄

拵焦明張揖曰焦明似鳳西方之鳥也 羊降集乎北紘張揖曰淮南子云九州之外曰八澤八

璞曰襄羊猶彷彿也 率乎直指師古曰率然直去意 拵乎反鄉師古曰拵然疾歸貌 蹙

石關歷封巒過雉鵲望露寒張揖曰此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雲陽甘泉宮外師

古曰蹙踣歷經也蹙音 下堂黎息宜春張揖曰棠黎宮名在雲陽東南

三十里師古曰宜春宮名在木 西馳宣曲張揖曰宣曲宮名也在昆明

明池 濯鷓牛首張揖曰牛首池名也在上林苑西頭師

也濯音 登龍臺張揖曰觀名也在豐水西北近渭 掩細柳郭璞曰觀名

南觀士大夫之勤略師古曰略智略也觀士之勤大大之略也 鈞獵者之所

得獲郭璞曰平其多少也 徒車之所閤輶郭璞曰徒步也閤踐也輶輶也音來各反 騎

之所蹂若人之所蹈藉師古曰蹂若謂踐也蹂音人九反 與其窮極倦

欲驚憚讐伏郭璞曰窮極倦欲疲憊也驚憚讐伏讐音怖

之涉 不被創刃而死者它它藉藉郭璞曰言交橫也 填阮滿谷

掩平彌澤師古曰正平原也彌亦滿也 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顯

天之臺張揖曰臺高上于皓天也 張樂乎膠葛之寓郭璞曰言曠遠深貌也 撞

千石之鐘張揖曰千石十二萬斤也 立萬石之虞師古曰虞獸名也

之虞以縣鐘也 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師古曰翠華之旗以翠羽為旗上葆也靈鼉鼉之鼓以鼉皮為鼓 奏陶唐氏之舞郭璞曰陶唐堯有天下號也如淳曰舞咸池師古曰二家

萬曆二十五年刊

之說皆非也陶唐當為陰康傳寫字誤耳古今人表有

焉天氏陰康氏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始陰多滯伏

湛積陽道壅塞不行其序民氣鬱闕筋骨縮栗不達故

作為舞以宣導之高誘亦誤解云陶唐堯有天下之號

也案呂氏說陰康之後方一一歷言黃帝顓頊帝嚳乃

及堯舜作樂之本皆有次第豈再陳堯而錯亂其序乎

蓋誘不視古今人表聽焉天氏之歌張揖曰焉天氏三

妄改易呂氏本文聽焉天氏之歌皇氏君號也其樂

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曲一曰戴民二曰玄鳥三曰

育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

地德八曰總禽獸之極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

蕩波郭璞曰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剛勇好舞初高祖

用之近平三秦美其功力後使樂所習之因名文盛顛

巴俞舞也宋蔡二國名淮南地名于遮曲名也

歌文穎曰文成遼西縣名也其縣人善歌顛益州顛縣

其民能作西南夷歌也師古曰顛即滇字也其音則

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師古曰族聚也聚居而遞奏也

鏗鎗闐鞀洞心駭耳師古曰鏗鎗金聲也闐鞀音也

切衡反闐音託荆吳鄭衛之聲郭璞曰皆韶濩武象之

樂文穎曰韶舜樂也濩湯樂也武武王樂也張揖曰象

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為虐於夷成王命周公以兵追

之至於海南乃陰淫案衍之音郭璞曰流

為三象樂也陰淫案衍之音郭璞曰流

楚結風李奇曰鄢今宜城縣也鄢楚都也續紛舞貌也

郭璞曰敷楚歌曲也師古曰結風亦曲名也

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張揖曰狄鞮西方譯名郭璞曰西

可押玩者也狄鞮郭戎樂名也師古曰俳優侏儒倡樂

說也是也鞮音丁奚反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

於前郭璞曰言靡曼美色於後張揖曰靡細

憲如之徒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文穎曰憲如洛

水之神女也師古曰憲讀與伏字同

絕殊郭璞曰

離俗郭璞曰世

妖冶閑都靚莊刻飾便嬛綽約郭璞曰

靚莊粉

萬曆二十五年刊

郭璞曰世

郭璞曰

白黛黑也刻刻畫鬚鬢也便嫫輕麗也綽約婉約也嫫音翽靚音淨師古曰妖冶美好也閑都雅麗也醇音綽

柔橈嫵嫵媚娥弱師古曰橈動曲也嫵嫵柔曲貌也織細也細弱摠謂骨體也橈音女

教友嫵音於圓反嫵音武熾即織字耳曳獨繭之榆襍眇閭易以恤削張

日禴禴禴也襍衷也郭璞曰獨繭一繭絲也關易衣長貌也恤削言如刻畫作之也便嫻嫻屑與

世殊服師古曰言其行步安詳容服絕異也芬芳漚鬱

酷烈淑郁郭璞曰香皓齒粲爛宜笑的皦郭璞曰鮮明

樂音長眉連娟微睇絲藐郭璞曰連娟言曲細絲藐視

也視色授魂予心愉於側張揖曰彼色來授魂往於是酒

中樂酣師古曰酒中飲酒中天子芒然而思師古曰芒然猶罔然

也似若有亡師古曰如日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

閒無事棄日師古曰言聽政餘暇不得棄日也順天道以殺伐郭璞曰

也時休息以於此郭璞曰謂苑囿中也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返

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郭璞曰言不可以示將來也

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息為農郊

以贍氓隸師古曰辟讀曰闢闢開也邑外墾墻填塹師

音徒回反日墾墜也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師古曰恣其芻牧樵采者也實陂池

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師古曰實謂人滿其中言恣其

罷之也發倉廩以救貧民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

省刑罰師古曰德號德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

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張揖曰歷猶筭也襲朝服乘法駕建

萬曆二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之二十一 禮樂 二四

華旗鳴王鸞郭璞曰鸞鈴也在游于六藝之囿馳騫乎

仁義之塗郭璞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塗道也覽觀

春秋之林如淳曰春秋義理繁茂故比之於林藪也射狸首兼騶虞郭璞曰

詩篇名諸侯以為射節騶虞召弋玄鶴舞于戚郭璞曰

南之卒章天子以為射節也張揖曰罕畢也前有九流雲罕之車

也戴雲罕揜羣雅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

十一人故曰羣雅也悲伐檀師古曰伐檀魏國之樂樂胥鄭氏曰

胥樂今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取小雅桑扈之篇云君子

樂胥萬邦之屏耳胥有材智之人也下者樂得有材智

之八使在位也脩容乎禮園翺翺乎書圃師古曰此以

之嘉辭以代述易道郭璞曰脩繫放怪獸張揖曰死中

游獵之娛樂復獵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

獲師古曰言天下之人皆受恩於斯之時天下大說鄉

風而聽隨流而化與然興道而遷義師古曰與然猶歛

也於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功羨於五帝師古曰錯

也也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堯舜也一日若此故獵乃可

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

精師古曰罷讀曰疲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

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菟之獲則仁者不繇

也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國

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

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二子愀

然改容超若自失師古曰愀變色貌逡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

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賦奏天子以為郎亡是

公言上林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于虛言雲夢所有甚

衆侈靡多過其實且非義理所止故刪取其要歸正道

而論之師古曰言不尚其侈靡之論但取終篇歸於正道耳非謂削除其辭也而說者便謂此賦已經

史刊剝失其意矣

前漢書卷五十七終

前漢書卷五十七下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下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 直 郎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相如為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師古曰行取曰略夜郎

中皆西南夷也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為發轉漕萬

燮音蒲北反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師古曰渠大也巴蜀民大驚恐上聞

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檄曰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

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

譯納貢稽首來享師古曰來入朝觀豫享祀也移師東

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發兵救之南

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南夷之君西燹之長常效貢職

不敢惰怠延頸舉踵喁喁然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師古

曰喁喁衆口向也音魚龍反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不順

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蜀之

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靡有兵革然之變也

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師古曰以發軍之法為興衆之制

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

之士聞燹舉燧燔孟康曰燹如覆米箕縣著契事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也

皆攝弓而馳荷兵而走師古曰攝謂張弓注矢而持之也流汗相屬惟

恐居後師古曰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及顧計不旋踵人屬遠也

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

蜀異主哉師古曰編列謂編戶也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

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如淳曰析

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居列東第師古曰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第也終則

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事行甚忠敬居位甚安

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

塗中原膏液潤楚草而不辭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

賊殺或亡逃抵誅師古曰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身死無名師古曰無善名

也諡為至愚師古曰諡者行之迹也終以愚死後葉傳稱故謂之諡恥及父母為

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

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師古曰不先者謂寡往曰不素教之也

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

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

姓以發卒之事師古曰誠信之人以為使也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

罪師古曰讓責也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師古曰讓責也責其教誨不備

也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師古曰重難也已親見近縣師古

口近縣之人使者以自見而口諭之矣故為檄文馳以示遠所也恐遠所谿谷山澤之

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師古曰亟急也咸諭陛下意

毋忽相如還報師古曰使訖還報天子也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

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

士卒多物故師古曰物故死也費以億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

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文穎曰邛者今為邛都縣笮者今為定笮縣師

古曰笮音才各反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

請吏比南夷上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易

通師古曰今夔州開州等首領姓冉者皆舊冉種也駹音危異時嘗通為郡縣矣師古

曰異時猶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縣愈於南夷晉灼

言往時也曰南夷謂犍為牂柯也西夷謂越雋益州也上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

建節往使副使者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

師古曰傳音張戀反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南夷至蜀太守以下

郊迎師古曰迎於郊界之上也縣令負弩矢先驅師古曰導路也蜀人以為

寵於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

王孫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師古曰尚猶配也義

與尚公主同入流俗書本此尚字作當蓋後人見前云文君恐不得當故改此文以就之耳乃厚分

與其女財與男等相如使略定西南夷邛笮冉駹斯榆

之君皆請為臣妾除邊關邊關益斥師古曰斥開廣也西至沫

若水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若水出旄牛徼外師古曰沫音妹南至牂柯為徼張揖

曰徼謂以木石水為界者也如淳曰斯榆之君等自求去邊關欲與牂柯作徼塞也師古曰徼音工鈞反通

靈山道橋孫水張揖曰鑿開靈山道置靈道縣孫水出臺登縣南至會無入若水師古曰於孫

水上作橋也以通邛笮還報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

言通西南夷之不為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

建之不敢師古曰本由相如立此事故不敢更諫也乃著書藉蜀父老為辭

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師古曰藉假也風讀曰諷且因宣其使指令

百姓皆知天子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

六世威武紛云湛恩汪濊師古曰紛云盛貌汪濊深廣也湛讀曰沈汪音馬皇反濊

音於於是乃命使西征音反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師古曰洋音羊

萬曆二十五年刊

隨流而攘

師古曰攘卻退也音人羊反

風之所被罔不被靡

師古曰被不靡

反因朝冉從駮定祚存邛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

鄉將報

師古曰結屈也軌車迹也鄉讀曰嚮報報天子也

至于蜀都耆老大夫

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

師古曰造至也辭畢進

曰師古曰辭謂初謁見之辭

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

而已

師古曰羈馬絡頭也縻牛紉也言牽制之故取喻也

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

之塗

師古曰罷讀曰疲

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

瞻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

師古曰屈盡也卒終

也柴事也

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祚西燹

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

師古曰已語終之辭也

仁者

不以德來强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

師古曰言古往帝王雖有

仁德不能招來之雖有強力不能并吞之以其險遠理不可也

今割齊民以附夷狄弊

所恃以事無用

師古曰所恃即中國之人也無用謂西南夷也

鄙人固陋不識

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

不化俗也僕尚惡聞若說

師古曰尚猶也若如也言僕猶惡聞如此之說况乎遠識

之人

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

師古曰觀見也音構余之

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

師古曰言行程急速不暇為汝詳言之

請為大夫

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

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

師古曰

曰常人見之以為異也

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懼焉

師古曰元始也非非常之事其始

難知衆人懼之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師古曰臻至也晏安也昔者洪水

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咸

之乃堙洪原師古曰堙塞也水本曰原堙音因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

歸之於海師古曰疏通也灑分也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灑音所宜反而

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

躬儼骭胝無皮膚不生毛張揖曰躬體也感湊理也孟康曰腋羸皮膚也言禹勤辭

胝無有羸毛也師古曰餅音步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

浹乎于茲師古曰休美也烈業也浹徹也于茲猶言今茲也且夫賢君之踐位

也豈特委瑣握蹠拘文牽俗師古曰握蹠局蹙也不拘微細之文不牽流俗之議

習所傳聞取美悅於當時而已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師古

曰欲深也音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忍乎參天貳地師古曰比德於地是貳地也地與已并天為三是參天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上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師古曰天

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

之倫師古曰倫類也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

遠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

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

上師古曰內之謂通其朝獻也外之謂棄而絕之也橫音胡孟反殺讀曰弑君臣易位尊卑

萬曆二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之三十一

列傳第六

失序父兄不幸幼孤為奴虜係索號泣師古曰為人所得而索係之故

號泣也內鄉而怨師古曰鄉讀曰嚮嚮中國而怨慕也曰蓋聞中國有至仁

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師古曰曷何也巳謂

怨者之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盤夫為之垂涕張揖曰狼

身也戾之況乎上聖又烏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

以誚勁越師古曰誚責也四面風德師古曰風化也二方之君鱗集仰

流師古曰二方謂西夷及南夷也若魚鱗之相欠而仰向承流也願得受號者以億計

師古曰號謂爵號也一故乃關張揖曰以沫若水為關也徼

柯鏤靈山梁孫原師古曰鏤謂通之以開道也梁橋也孫原孫水之原也創道德

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張晏曰駕行也使恩遠安

長行使疏逃不閉師古曰逃遠也言疏遠者不被閉絕也留爽闇昧得耀

乎光明師古曰留爽未明也留音忽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

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師古曰禔安也康樂也禔音土支反夫拯

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

業師古曰陵夷謂弛替也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烏可以已

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師古

曰言始能憂勤則終獲逸樂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張揖曰合在於憂勤逸樂

之中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

咸五下登三師古曰咸皆也言漢德與五帝皆盛而登於三王之上也觀者未覩指

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廓師古曰寥廓天上寬廣之處而羅

者猶視乎藪澤師古曰澤無水曰藪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

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師古曰初有所懷而來欲進而陳之今并喪失其來意也喟然

並稱曰允哉漢德師古曰允信也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

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避師古曰敝罔失志貌靡徙自抑

也其後人有上書言相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

為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病與卓氏婚饒於

財故其事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常稱疾閒居不

慕官爵嘗從上至長楊獵師古曰長楊宮也在盤屋是時天子方好

自擊熊豕馳逐犖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臣聞物有

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師古曰烏獲秦武王力士也

忌吳王僚子也射能捷矢也勇期賁育師古曰孟賁古之勇士也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狼

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夏育亦猛士也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

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

地師古曰卒讀曰猝謂暴疾也犯屬車之清塵應劭曰古者諸侯貳

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漢依秦制故大駕屬車八

十一乘師古曰屬者言相連續不絕也塵謂行而起塵

也言清者尊貴之意也而說者乃輿不及還轅人不暇

以為清道灑塵謂之清塵非也

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師古曰逢蒙古之善射者也枯木

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

殆哉師古曰軫車後橫木殆危也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

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

萬曆二十五年刊

張揖曰銜馬勒銜也。糜，駢馬口長銜也。師古曰：糜，謂車之鉤心也。銜，糜之變言。馬銜或斷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糜，音鉅月反。況乎涉豐草，騁丘虛。師古曰：豐草，茂草也。虛，讀曰墟。前有

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

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師古曰：萌，謂事始若草木初生者也。既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

也。故鄙諺曰：家索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懼瓦墮中人也。師古曰：垂堂者，

近堂邊外，自恐墜耳，非畏懼也。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相如奏賦以哀

二世行失。師古曰：直春，本秦之離宮。胡亥於此為閹樂所殺，故感其處而哀之也。其辭曰：

登陟陁之長阪，今坐入曾宮之嵯峩。蘇林曰：坐，音馬坐也。嵯峩，高貌也。臨曲江之隍州，今望南山之參差。張揖曰：參差，

也。參，師古曰：曾，重也。嵯峩，高貌也。臨曲江之隍州，今望南山之參差。張揖曰：參差，

也。參，師古曰：曾，重也。嵯峩，高貌也。臨曲江之隍州，今望南山之參差。張揖曰：參差，

也。參，師古曰：曾，重也。嵯峩，高貌也。臨曲江之隍州，今望南山之參差。張揖曰：參差，

也。參，師古曰：曾，重也。嵯峩，高貌也。臨曲江之隍州，今望南山之參差。張揖曰：參差，

也。參，師古曰：曾，重也。嵯峩，高貌也。臨曲江之隍州，今望南山之參差。張揖曰：參差，

也。參，師古曰：曾，重也。嵯峩，高貌也。臨曲江之隍州，今望南山之參差。張揖曰：參差，

也。參，師古曰：曾，重也。嵯峩，高貌也。臨曲江之隍州，今望南山之參差。張揖曰：參差，

也。參，師古曰：曾，重也。嵯峩，高貌也。臨曲江之隍州，今望南山之參差。張揖曰：參差，

也。參，師古曰：曾，重也。嵯峩，高貌也。臨曲江之隍州，今望南山之參差。張揖曰：參差，

之不得墓蕪穢而不脩兮魂亡歸而不食相如拜為孝

文園令上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好僊因曰上林之

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師古曰靡麗也臣嘗為大人賦未就師古曰就

成也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儒居山澤間師古曰儒

柔也術士之稱也凡有道術皆為儒今師古曰形容甚臞師古曰臞

反又音衢此非帝王之僊意也乃遂奏大人賦其辭曰

世有大人今在乎中州師古曰大人以諭天子也中州中國也宅彌萬里

今曾不足以少留師古曰彌滿也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

遠游師古曰竭去意也音丘例反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

張揖曰乘用也赤氣為幡綴以白氣也師古曰上音時掌反建格澤之脩竿兮張揖曰格

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下大上銳脩長

也建此氣為長竿也師古曰格音胡各反澤音大各反

總光耀之采苑張揖曰苑葆也總係也係光耀之氣於長竿以為葆也師古曰葆即今所謂纛

也垂旬始以為慘兮李奇曰旬始氣如雄鷄見北斗旁張揖曰慘旒也縣旬始於葆下以

為十二旒也師古曰慘所銜反曳彗星而為髻張晏曰髻燕尾也樾彗星綴著旒以為燕尾也

掉指橋以偃寒兮張揖曰指橋隨風指靡也偃寒委曲貌師古曰掉徒鈞反寒居偃反又

倚拊以招搖晉灼曰倚音依倚反拊音年纏反張揖曰倚拊下垂貌招搖跳踴也師古曰招音韶

躡音躡音檻攬槍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張古曰旌星為

旌今以彗星代之也靡順也綢韜也以斷虹為旌虹之

及屈其勿反紅杳眇以玄潛兮森風涌而雲浮蘇林曰

網直流反蘇林曰自絳幡以下衆氣色盛光采相耀幽藹炫師古曰

萬曆二十五年刊

如焱風之踊如雲之浮
言輕舉也焱必遙反
駕應龍象與之獲略委麗今驂

赤螭青虬之蚴蟻宛蜒
文穎曰有翼曰應龍最其神妙
者也師古曰獲略委麗蚴蟻宛

蟻皆其行步進止之貌也獲於縛反麗力爾
反蚴一糾反蟻力糾反宛於元反蜒音延
低印天蟻

裾以驕驚今詘折隆窮躩以連卷
張揖曰裾直項也驕
驚縱恣也詘折曲委

也隆窮舉鬢也躩跳也連卷句蹄也師古曰裾
音倨驕居召反驚五到反躩鉅縛反卷鉅圓反
沛艾起

螻仡以怡儼兮
張揖曰沛艾駮駮也起螻申頸低印也
乞舉頭也怡儼不前也師古曰沛音蓋

反越古有反螻火切反仡魚乞反怡
丑吏反儼魚吏反怡儼又音態礙
放散畔岸驥以孱

顏
師古曰畔岸自縱之貌也驥
舉也孱顏不齊也孱士顏反
踉蹌鞞轄容以骹麗兮

張揖曰踉蹌互前卻也鞞轄搖目吐舌也容龍體貌也
骹麗左右相隨也師古曰踉丑日反蹌丑略反鞞音過

字也麗力爾反
蜩蟻偃蹇休矣以梁倚
張揖曰蜩蟻音過
頭也休矣奔走

也梁倚相著也師古曰蜩徒釣反蟻
畫鉤反休音黜矣丑若反倚於綺反
糾蓼叫鼻踏以臆

路兮
張揖曰糾蓼相引也叫鼻相呼也踏下也臆著也
皆下著道也師古曰叫鼻高舉之貌蓼力糾反鼻

五到反踏音
蓑蒙踴躍騰而狂慙
張揖曰蓑蒙飛揚也
踴躍跳也騰馳也慙

奔走也師古曰蒙
音莫孔反慙音醮
莅颯歛焱至雷過兮煥然霧除霍

然雲消
張揖曰莅颯飛相及也歛焱走相追也
師古曰莅音利颯音立焱音立焱音翕
邪絕少

陽而登大陰兮與真人乎相求
張揖曰少陽東極而升北
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

極也真人謂若士也游於太陰之中師
古曰真人至真之人也非指謂若士也
互折窈窕以右

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
張揖曰飛泉飛谷也在崑
崙山西南師古曰厲渡也
悉徵

靈園而選之兮部署衆神於搖光
張揖曰搖光北
斗杓頭第一星
使五

帝先導兮反大壹而從陵陽
應劭曰五帝五時太皞之
屬也如淳曰天極大星一

明者太一常居也張揖曰陵陽仙人陵陽子明也左玄

師古曰今太一反其所居而使陵陽侍從於已

冥而右黔雷兮張揖曰玄冥北方黑帝佐也黔雷黔羸而

見之或曰前長離而後喬皇服虔曰皆神名也師古曰

喬音以廡征伯僑而役羨門兮詔岐伯使尚方應劭曰

張揖曰伯僑仙人王子僑也羨門偃石山上仙人羨門

高也尚主也岐伯者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也師古曰

征伯僑者仙人姓征名伯僑非王子僑也郊祀志

征字作正其音同耳或說云征謂役使之非也祝融

警而蹕御兮清氣氛而后行張揖曰祝融南方炎帝之

古曰蹕止行人也屯余車而萬乘兮綽雲蓋而樹華旗

御禦也氛惡氣也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

師古曰綽合也合五采雲

以為蓋也綽音子內反

南娛張揖曰句芒東方青帝也左也鳥身人面乘歷唐

兩龍師古曰將行將領也娛音許其反

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張揖曰崇山秋山也海外

九疑山在零陵營道縣舜所葬也師古曰

疑似也山有九峯其形相似故曰九疑紛湛湛其差

錯兮雜還膠輶以方馳師古曰湛湛積厚之貌差錯交

也湛音徒感反還騷擾衝菴其相紛拏兮虜凜決軌麗

音大合反輶音葛騷擾衝菴其相紛拏兮虜凜決軌麗

以林離張揖曰衝從相入貌虜凜衆盛貌決軌不前也

麗靡也林離慘麗也師古曰衝音尺勇反菴音

相勇反拏音女居反滂音普郎反凜音普備反決

音烏朗反軌音於點反慘音所林反麗音所宜反攢羅

列聚叢以龍茸兮衍曼流爛彥以陸離張揖曰彥衆貌

古曰龍茸聚貌流爛布散也彥自放縱也龍音

來孔反茸音而孔反衍音弋扇反彥音式爾反徑入雷

室之砰礚鬱律兮洞出鬼谷之堀壘歲魁張揖曰雷室

也鬼谷在崑崙北直北辰下衆鬼之所聚也堀壘歲魁

不平也師古曰砰礚鬱律深峻貌砰音普萌反礚音力

萬曆二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五十五

列傳

耕反掘音口骨反畧音
洛賄反歲音一迴反
編覽八紘而觀四海今竭度九

江越五河張揖曰九江在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為大江者師古曰五河五色之河也仙經說有紫

碧絳青黃之河非謂九河之內亦非五湖也
經營炎火而浮弱水今杭絕浮

渚涉流沙應劭曰楚辭曰越炎火之萬里弱水出張掖剛丹西至酒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張揖曰

杭船也絕度也浮渚流沙中渚也流沙沙與水流行也師古曰弱水謂西域絕遠之水乘毛車以度者耳非張

掖弱水也又流沙但有沙流本無水也奄息葱極汎濫言絕度浮渚乃涉流沙也杭音下郎友

水娛兮張揖曰奄然休息也葱極葱領山也在西域下使靈媧鼓琴而舞馮夷

服虔曰靈媧女媧也伏犧作琴使女媧鼓之馮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夷得道以潛大川時若暖

暖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應劭曰屏翳天神使也張揖曰風伯

廉字飛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張揖曰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天帝之下都也其

山廣袤百里高入萬仞增城九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軋沕荒忽不分明之貌師古曰

沕音勿荒直徑馳乎三危張揖曰三危山在鳥鼠山之西與嶧山相近黑水出其南

音呼廣反張揖曰王女青要乘戈等也排闥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

至于三危也張揖曰崑崙闔闔之中遙遠也登閬風而遙集兮亢鳥騰而壹止張揖曰閬

風山在崑崙闔闔之中遙遠也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兮

應劭曰亢然高飛如鳥之騰也

吾乃今日觀西王母嵩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

三足鳥為之使張揖曰陰山在崑崙西二千七百里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首蓬髮嵩然白

首石城金室穴居其中三足鳥三足青鳥也主為西王母取食在崑崙墟之北如淳曰山海經曰西王母梯几

而載勝師古曰低徊猶徘徊也勝婦人首飾也必長生漢代謂之華勝音工老反字或作鶯音學

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師古曰昔之談者咸以西王母為仙

靈之最故相如言大人之仙娛遊之回車竭來今絕道

盛顧視王母鄙而陋之不足羨慕也

不周張揖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二千三百里也會食幽都呼吸沆瀣今餐

朝霞張揖曰幽都在北方如淳曰淮南云八極西北自幽都之門應劭曰列仙傳陵陽子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曰始欲出赤黃氣也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為六氣師古曰沆音胡明反瀣音

壑咀噍芝英兮噉瓊華張揖曰芝草蕝也榮而不實謂之英噉食也瓊樹生崑崙西流沙濱大三百圍高萬仞華藥也食之長生師古曰芝英芝菌之英也咀音才汝反噉音才笑反又音才弱反噉音

音機又音祈儼稜尋而高縱兮紛鴻溶而上厲張揖曰儼印也鴻溶踈踈

也貫列缺之倒景兮服虔曰列缺天閃也人在天上下向視日月故景倒在下也張揖曰

貫穿也陵陽子明經曰列缺氣去地二千四

百里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也

涉豐隆之滂瀛應劭曰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淮南子曰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雨師古曰豐隆

將雨故言涉也

滂鼻雨水多也

騁游道而脩降兮驚遺霧而遠逝張揖曰

疾而遺霧在後也師古曰游游車也道道車也脩長也

降下也言周覽天上然後騁車也循長路而下馳棄遺霧而遠逝也

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師古曰舒緩也

音銀也遺屯騎於玄闕兮張揖曰玄闕北極之山也軼先驅於寒門

應劭曰寒門北極之門也師古曰軼過也音逸

下崢嶸而無地兮師古曰崢嶸深遠貌視眩泯而亡見兮聽敞恍

而亡聞師古曰眩泯目不安也敞恍耳不諦也乘虛亡而上遐兮超無友

而獨存相如既奏大人賦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飄飄有陵雲氣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後之矣師古曰若汝也言汝

今去已在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遺書師古曰使

問其妻對曰長卿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長

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

封禪事師古曰書於札而所忠奏焉天子異之其辭曰

伊上古之初肇自顛穹生民師古曰肇始也顛穹皆謂

形穹隆也謂自初始有天地以來也歷選列辟以迄乎秦師古曰選數也

率邇者踵武聽述者風聲文穎曰率循也邇近也踵踏

者之遺迹聽遠者之風聲風謂著於雅頌者也紛輪威

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張揖曰紛輪繼昭夏崇

號諡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文穎曰昭明也夏大也德

七十有二君二人也罔若淑而不昌疇誰也師古曰言行順善者無疇誰也師古曰言行順善者無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

不昌大為逆失者誰能久存也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

維見可觀也師古曰五五帝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也師古曰元首君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后稷

也也股肱大臣也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邛隆

大行越成文穎曰邛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

德大行也師而后陵遲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

哉鄭氏曰無聲無有惡聲也師古曰雖後然無異端慎

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師古曰言既創業定故軌迹

夷易易遵也

師古曰夷易皆平也

湛恩庖洪易豐也

師古曰湛讀曰沈沈深也

也庖音庖

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

師古曰統業直

言所垂之業其理至順故令後嗣易繼之耳

是以業隆於繼保而宗冠乎二

后

孟康曰繼保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負成

揆

厥所元終都攸卒

師古曰元始也都於也攸所也卒亦終也言度其所始究其所終也

未

有殊尤絕迹可考於今者也

師古曰尤異也考校也言不得與漢校其德也

然

猶躡梁甫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

沕瀾曼羨

師古曰逢讀曰羨言如燄火之升原泉之流也沕瀾曼羨盛大之意也沕音勿瀾音聿

旁魄四塞雲布霧散

師古曰旁魄廣被也

上暢九垓下泝八埏

服虔

曰暢達也垓重也天有九重如淳曰淮南云若士謂盧敖吾與汗漫期乎九垓之上孟康曰泝流也埏地之八

際也言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

懷生之類沾濡浸潤協氣橫流

武節焱逝

師古曰言和氣橫被四夷威武如焱之盛

爾陘游原迴闊沫末

孟康

曰爾近也原本也迴遠也潤廣也沫浮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末也

首惡鬱沒

闇昧昭晰

師古曰始為惡者皆即湮滅素暗昧者皆得光明也

昆蟲闔澤回首面

內文穎曰闔澤皆樂也師古曰闔讀曰凱言四方幽遐皆懷和樂回首革面而內嚮也

然後囿駟

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

師古曰言駟虞自擾而充苑囿怪獸自來若入徼塞言符

瑞之導一莖六穗於庖

鄭氏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禾之米於庖厨以供祭祀也

犧雙觥共抵之獸

服虔曰犧牲也觥角也抵本也武帝獲周餘放龜于岐

獲周餘放龜于岐

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池沼之中至

千歲不招翠黃乘龍於沼

張揖曰乘龍四龍也孟康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

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呼之禮樂志曰嘗黃其何不
來下余吾渥洼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也師古曰
此說非也言招致翠黃及乘龍於池沼鬼神接靈園賓
耳乘音食證反春秋傳曰帝賜之乘龍
於間館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之人得上郡之巫長陵
女子能與鬼神交接治病輒愈置於上林苑中
號曰神君有似於古之靈
圍禮待之於間館舍中也
瑞臻茲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
燎應劭曰杭舟也休美也師古曰燎祭天也
謂武王伐紂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微夫斯之
為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惡乎服虔曰介大也丘山也言
禪不亦進攘之道何其爽與
張揖曰進周也攘漢也爽
慙乎於是大司馬進曰文穎曰大
為進漢可封禪而不為為
攘也師古曰攘古讓字諸夏樂貢百
故先進
議也
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諛文穎曰諛
諛順也

蠻執贄

師古曰夏大也諸夏謂中
國之人比蠻夷為大也

德牟往初功無與二

休烈液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

師古曰言符
瑞眾多應期

相續而至不獨
初創而見也

意者太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

榮

孟康曰意者言太山梁父設壇場望聖帝往封禪
紀號以表榮名也師古曰幸臨幸也蓋發語辭也

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

師古曰上帝天也言垂恩於
下豫積祉福用慶告成之禮

下噉讓而弗發也

張揖曰不肯發意往
也師古曰噉古謙字

挈三神之歡缺

王道之儀

應劭曰挈絕也缺闕也如淳
曰三神地祇天神山嶽也

羣臣惡焉

師古
曰惡

愧也音
女六反

或謂且天為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

師古曰言
天道質時

以符瑞見意
不可辭讓也

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

張

曰泰山之上無所表記
梁父壇場無所庶幾也

亦各金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

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

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各一

時之榮畢出而絕者則

夫脩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

為進越也

文穎曰越踰也

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

謁款天神

文穎曰謁告也款誠也師古曰

勅功中岳以章

至尊

張揖曰蓋先禮中岳而幸

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

以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

貶也

師古曰皇皇盛貌也卒終也

願陛下全之

張揖曰願以封

禪全其

而后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

光絕炎以展采錯事

文穎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

官職設錯其事業也李奇曰炎音火之

猶兼正列其義

被飾厥文作春秋一執

孟康曰猶作春秋者正天時列

兼正天時列人事敘述大義為一經也師古曰被除

襲舊六為七攄之無窮

文穎曰六經加一為七也

俾萬

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茂實前聖之所以永保

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

師古曰稱

宜命掌故悉奏其

儀而覽焉

師古曰掌故大常

於是天子沛然改容曰俞乎

朕其試哉

師古曰沛然感動之意也俞者然也

乃遷思

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

富

孟康曰詩所以詠功德謂下四章之頌也太澤之博

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也廣符瑞之富謂班班之獸

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

蘇林曰油音油

麻之油李奇曰油油雲行貌甘露時雨厥壤可游師古曰言

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師古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雨露滂沛其澤師古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可以游沫也師古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唯雨之又潤澤之匪唯偏我汜布護之師古曰汜音也

君今侯不邁哉師古曰侯何也邁行也言君何不行封禪

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喜師古曰謂騶虞也般字與斑同

收收穆穆君子之態孟康曰收收和也穆穆敬也言容

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師古曰言往昔但聞其聲今親

厥塗靡從天瑞之徵文穎曰其來之道何從

虞氏以興文穎曰百獸舞則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

十月君徂郊祀文穎曰濯濯肥也武帝冬幸雍祠五時

馳我君輿帝用享祉文穎曰馳我君車之前

此祭天天既享文穎曰馳我君車之前

升文穎曰起至采色玄耀煥炳輝煌師古曰玄讀曰炫

受命所乘師古曰謂易云時厥之有章不必諄諄文穎

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

諭以封巒文穎曰寓寄也巒山也言披藝觀之天人之

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事兢兢翼翼師古曰兢兢

翼敬也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

失肅祇師古曰言居天子之位猶不忘恭敬也舜在假典顧省厥遺師古曰在

謂也相如既卒五歲上始祭后土八年而遂禮中岳封

于太山至梁甫禪肅然相如它所著若遺平陵侯書與

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贊曰司馬遷稱春秋推見至隱李奇曰慧猶微也言其義顯而文隱若隱公見

弑死而經不易本隱以之顯張揖曰作八卦以通神明

書隱諱之也有地道焉有人道焉以類萬物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

之情是之顯也師古曰之往也小雅譏小已之得失

逮黎庶張揖曰謂文士公劉在位及眾民者也

其流及上張揖曰已詩人自謂也已小有得失不得其

卑少之人以對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

上言大人耳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

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風諫何異師古曰風

讀曰諷次下亦同楊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師古曰奢

而節儉之言少也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張揖曰不

亦輕戲乎哉

前漢書卷五十七下終

前漢書卷五十八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

直

郎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

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

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

意

師古曰奏事不合天子之意

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

師古曰移

病謂移書言病也

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

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

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

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

時嘉禾興朱少生山不童澤不涸師古曰童無草木也涸水竭也麟鳳

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

北發渠搜南撫交趾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搜南則綏撫於交趾也渠搜遠

夷之國也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師古曰跂行有

足而行者也喙息謂有口能息者也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

脩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

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

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

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

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親

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

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

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

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

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

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

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

下則羣臣遂

李奇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遂音七旬及其字從之

罰當罪則姦邪

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

之則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

師古曰各

得其業則無爭心各申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禮則無暴慢子而愛之則知親上也此有天下之

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

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之所賞禮之所取

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

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

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

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

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

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

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

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

也禮者所履也

師古曰履而行之

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

愛無私謂之仁

師古曰致謂引而至也

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

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

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

師古曰見顯也

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

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師古曰下不犯不

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

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

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

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

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奉大對師古曰大對大

問之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

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

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弘復上疏曰

陸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

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師古曰篤

厚也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令倦而不聽夫

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

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暮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

而定唯陛下之所志師古曰言志所在也書奏天子以冊書荅曰

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

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

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

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師古曰從人意臣聞揉曲木

者不累日師古曰揉謂矯而正之也累積也揉音人九反銷金石者不累月夫

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暮年而變臣

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

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

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是上察其行

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衣

加純緣者上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

庭辯師古曰不於朝廷顯辯論之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師古曰求空隙

暇之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

貴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

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

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為忠不知臣者

以臣為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

弘為人談笑多聞師古曰善於談笑而又多聞也談字或作談音恢謂調也善調譁也常

稱以為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養後母孝謹後

母卒服喪三年為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

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

地願罷之於是上迺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

十策弘不得一師古曰言其利害弘迺謝曰山東鄙人

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迺許之

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上問

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庭詰

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為布被誠飾詐欲以鈞名師

曰鈞取也言若鈞魚之謂也止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侈擬於君桓

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

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今臣弘位為御史大夫為布被

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

聞此言上以為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

先是漢常以列侯為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

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宜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賢而

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

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

五十封丞相弘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

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師古曰婁古屢字也弘自見為

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

延賢人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也與參謀議

弘身食一肉脫粟飯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粲也故人賓客仰衣食

師古曰故人平生故交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思外

寬內深師古曰意思多所忌害也諸常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

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

南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

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師古曰填音竹亦反使人由臣子

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恐病死

無以塞責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

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仁

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師古曰疑則問之故成其

智力行近乎仁師古曰屈已濟物故為仁也知耻近乎勇師古曰不求苟得故

為勇也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

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

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

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師古曰言未嘗

從軍旅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師古曰過猶誤也封為列侯

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師古曰不加有負薪之

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

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遇

右武師古曰右亦上也禍亂時則上武耳未有易此者也朕夙夜庶幾獲

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師古曰惟思也

知謂知也蓋君子善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師古曰朕常思

治道也此不息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師古曰罹遭也

於心也言何憂於疾不止也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

禮記曰疾止復初也師古曰問言有空君其存精神止念慮

德也今事少間師古曰問言有空君其存精神止念慮

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月有瘳視事

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

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師古曰繼踵言相踵也

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師古曰言不能進賢故不繕脩其室屋也

虛讀曰墟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

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為山陽太

守十餘歲詔徵鉅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坐論為

城旦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在位身

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

而為布被脫粟之飯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

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品師古曰篤厚也

與內富厚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師古曰詭違也

心志相違也一曰違衆之服也夫表德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

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師古曰見音胡爵關

內侯食邑三百戶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師古

曰脫身謂引身出也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

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復分

與弟者數矣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

上使使問式欲為官乎式曰自少牧羊不習仕宦不願

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亡所爭

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

冤使者曰苟子何欲師古曰言子苟如此輸財必有所欲式曰天子誅匈

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

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

臣師古曰軌亦法也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

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邪等降縣官費衆

倉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也府錢所聚也貧民大徙皆印給縣官無以

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

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

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蕪林曰外繇謂在繇役式又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

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曰匿藏也唯式尤欲助費

上於是以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師古

曰第十爵田十頃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為郎

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既為郎布衣草

躡而牧羊師古曰躡即今草鞋也南方謂之躡字本作屩歲餘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

言羊既肥而又生多也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

猶是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師古曰去去除也毋令敗羣上奇其

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便之遷成臯令將漕

最師古曰為縣令而又使領漕其課最上上以式朴忠拜為齊王太傅轉

為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

節其鴛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

師古曰國家威強而不見侵犯臣願與子男師古曰子男自謂其子也及臨菑習弩

博昌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師古曰從軍而致死上賢之下

詔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故

詔引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直道者也

師古曰奮憤激也直道謂報怨以直征南越也言無欲奮厲而從於報怨之道也齊相雅行躬

耕晉灼曰雅正也師古曰言其行雅正又躬耕也隨牧畜蕃輒分昆弟更造師古曰

曰言畜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為也不為利惑日者北邊有興師古曰日者往

日也與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師古曰歲惡

凶歲也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今又首奮師古曰為首而奮厲願從軍也雖未戰可謂

義形於內矣其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

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徵式代石慶為御史大夫式

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筭可罷上由是不說

式明年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兒

寬代之式以壽終

兒寬千乘人也師古曰千乘郡千乘縣也兒音五奚反治尚書事歐陽生

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嘗為弟子都

養師古曰都凡眾也養主給烹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烹炊也養弋向反時行賃作帶

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為掌故功次補

廷尉文學卒史蘇林曰秩六百石舊郡亦有也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師古曰瓚說是也

寬為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師古曰將衛也善屬文然懦

於武師古曰懦柔也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為廷尉廷尉府盡

用文史法律之吏師古曰史謂善史書者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

謂不習事不署曹張晏曰不署為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置也凡言署官表其秩位置立為

之除為從史師古曰從史者但只隨官僚不主文書之北地視畜數年師古曰簿謂文計也

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師古曰卻退也掾史莫知所為

寬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

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所作奏

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

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師古曰鄉讀曰

以寬為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為御

史大夫以寬為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

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

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

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師古曰

曰溝洫志云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旁高仰之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

渠以輔助溉灌耳今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

也軼是定水令以廣溉田師古曰為用水之次具收租稅

也立法令皆使得其所也

萬曆二十五年刊

時裁闢狹與民相假貸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時不即徵收也以故租

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

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師古曰繩屬不絕繩索也

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屬也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

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

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

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輯羣元

張晏曰統察輯聚也如淳曰曆數之元也臣瓚曰統猶

摠也輯當作輯師古曰輯輯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

輯五瑞是也其字從木瓚曰當為輯不通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

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

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師古曰封禪

非常禮故以為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李奇曰祛

也開閉於天地也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

而為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師古曰當猶中也非羣臣

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

莫能成師古曰所言不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

師古曰極正也周禮曰以為人極也金聲而玉振之師古曰言振揚德也音如金玉之聲也以

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

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為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

堂寬上壽曰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李奇曰政教之法象相因屬也

間者聖統廢絕

師古曰聖統聖人之遺業謂禮文也

陛下發憤合指天地

祖立明堂辟雍

師古曰祖始也

宗祀泰山

師古曰宗尊也

六律五聲

師古曰

曰六律謂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

幽贊聖意

師古曰幽深也贊明也

也神樂四合各有方象

如淳曰四方色及五神祭祀聲樂各有等

以丞嘉祀

為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社闈

門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

李奇曰太平之世曰抱重光謂日有重日也蘇林曰將甫始之辭也大元太初歷也本瑞謂白麟寶鼎之屬也

以候景至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也師古曰宗尊也肅敬也雍和也既敬且和川長

為天所享也光輝充塞天文粲然

師古曰粲然明貌見象日

昭報降符應

師古曰言天顯示景象白日昭明也降下符應以報德化

臣寬奉觴再

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

言歷紀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

共定漢太初歷語在律歷志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為博

士時寬為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為得御

史大夫至洛陽聞兒寬為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

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寬為御史大夫

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居位九

歲以官卒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

師古曰易

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鴻大鳥漸進也高平曰陸言鴻進於陸以其羽翼為威儀也喻弘

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遠迹牟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

進之時燕爵所輕也師古曰艾安讀曰艾此位乎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艾安師古曰艾安讀曰艾府庫

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

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師古曰謂言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

群士慕嚮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

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

已師古曰版築傳說也飯牛寧戚也已語終辭也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

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

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

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稽也稽礙也言其

變亂無留礙也一說稽考也言可滑亂不可考校也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

唐都洛下閔恂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

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

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

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

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

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

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

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

臣亦其次也師古曰次於武帝時

前漢書卷五十八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終

